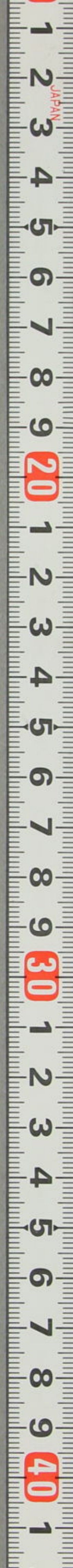


文選纂卷五

和16
1198
10



門へ和16
1199
10

文選纂註評林卷之十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

明吳郡張鳳翼纂註

○解嘲

并序雄但知誦時人攀附丁傳董賢之為非而不知他日為莽大夫有甚于此所謂泊如自守卒成虛說以此為嘲不知當何以解也

揚雄

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

丁明傳晏

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

此祖東方朔客難枝葉文承過之其附離即附麗

一氣呵成不言攀緣也

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

太玄經也泊如

及矣中間文謂淡泊無為也

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

玄當黑而尚白將無所用

而雄解之號

人才遇世升沈之變蓋祖

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

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

此進學解送

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

此

此



祿析分也。珪諸侯所執也。詹荷紆青拖紫。朱丹其轂。公侯也。符信也。亦貴者之所執也。

九卿青綬吏二千石。朱兩轡以朱色飾其車轂也。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

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不諱謂無所忌諱。言時清

也。金門。天子門也。玉堂。天子殿也。有日。言久也。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

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謂電光

辭速如電光之閃。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

數十餘萬言。以樹喻文也。扶疎。四布也。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

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無間。言至微也。太玄經文意有深高大小如此。然而位不過

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

也。拓落。猶遠落不偶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

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今

為六七。四分五割。金為戰國。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韓魏秦中山也。六謂齊燕楚韓

趙魏及秦為七。士無常君。國無定臣。言君臣數遷易不常。得士者富。失士者

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言人擇君而事之如鳥舉翼振翮而恣意高飛也。故士或

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范曄入秦藏于橐中。顏闔不受魯聘。鑿坏而遁。坏屋後牆也。

是故鄒衍以頡。頡而取世資。頡。頡頏高抗之意。鄒衍為人雖高抗。尚令世人取之以為資。

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連蹇。連蹇即淹蹇之意。今大漢左東

海。右渠搜。渠搜。屬雍州。金城河間之西。前番禺。在南故云前。後陶塗。魚陽之

以鑽鈇。糾墨鑽鈇。皆刑法。名。徽繫也。製裁也。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

結以倚廬。漢律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故云倚廬結以結其心也。是以天下之士。

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

上節也言縱縷皆冠

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

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

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鳬飛

昔三仁去而殷墟。一老歸

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

五穀入而秦喜樂

范曄以折摺而危

蔡澤以噤吟俱去聲

聖人無相其殆子乎笑爲唐舉所笑也故

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

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養

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

俾褐而傳左傳齊殺子糾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溪使

倚夷門而笑侯嬴也

或七十說而不遇。子孔或立談而封侯。

呂氏春秋曰齊桓公見小臣稷

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山三
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傲爵祿者固輕

其土從或攢篲而先驅鄒子傳言

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踈瑕

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

不掛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死者得君尚同

而惡異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

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

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素紫史記曰歲

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且吾聞之炎炎

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益為實天収其聲地藏其熱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觀雷聲火光但見其熱甚莫測其所見矣此盛必衰之義也高明富貴之攫却挈那者亡默默

者存攫挈執持也言執權用勢者必亡默默守道者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

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

德之宅庭宅謂精神道德之所居處也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

知何如言若使古人易居今之世使我今子乃以鴟梟而

笑鳳皇執螻蟻演螻蟻而嘲龜龍不亦病乎說文曰在壁曰螻蟻在草曰螻

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

也悲夫俞跗扁鵲皆神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

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口免於徽

索髀腰骨也徽索刑具也翁肩蹈背扶服入索翁肩蹈背畏懼也扶服謂扶持而入于索

也激叩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紙穰侯而代之當也介者間其兄弟

使疎也抵側擊也言雎問秦王兄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

顛掩頤折頰遇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益而亢

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頤頤頤也沫洒面也咽咽也

范雎而說之奪其相位以得時也天下已定金華已平都於洛陽漢高祖也

敬委輅胡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

安適也

漢書婁敬戎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說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

安輅謂以木當輅以輓車委輅脫輓言

敬方委車而獻說也適會逢其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

禮百世不易

叔孫通起於枹

夫

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

臣之儀得也

得謂得君也

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

何造律宜也

尚書呂命序曰穆王訓夏贖刑故曰呂刑靡敝也言秦為酷暴漢興而蕭何制造律法合

其時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

諄乖也言時宜不同有作

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

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

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章許史之間則狂矣

金日磾張安世

許廣漢史恭史高為金張許史皆漢貴盛族也

夫蕭規曹隨蕭何作規度而造律法曹參隨而行之

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

丁禮雖其人之信

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

八水有大坂名曰隴坻其

曰坻讀

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

本可為而為則君臣

用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

若夫閻生收功於章臺

閻相如元四皓采榮於南山

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

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

連

公孫弘對策千金馬門驃騎將軍霍司馬長卿竊貴於

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

史記文君夜奔相如卓王孫不

為富人居漢書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承日晏不來東方

朔獨拔劍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

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

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相如以琴

挑文君故云竊炙熟肉也細君謂妻也

僕誠不能與此數

子金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答賓戲

并序

班固

班固全做解
朝平問多是
魏邪崇正意
思正所謂折
之以正道明
君子之所守
也

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

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一之分亦

云名而已矣唯貴得名耳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左傳叔孫豹之

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暇墨突不黔巨炎切棲棲遑遑憂時之不濟也席不暇

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取舍謂進退也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綬冕之服浮英華湛古沉道德滿

龍虎之文舊矣英華喻帝德也浮沈言其洋溢可游泳也不能據首尾奮翼卒終也舒其首尾振其翼舒其首尾振其翼以游于高遠也

振拔淦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紆屈也衡門貧者之所居也下無所根紆屈也衡門貧者之所居也

謂無援也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毫芒細小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當已

最也摘布也藻水草之有文雖馳辯如濤波摘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殿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

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笑謚不亦優乎朝夕之策謂目前之計也主人迫曲爾而笑曰史寬舒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天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西南隅謂之奧

東南隅謂之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曩昔也侯伯方軌馭理也

戰國橫驚音傍方併也軌轍也於是七雄虓音胡鬬分裂諸

夏龍戰虎爭虓也游說之徒風馳音胡電激音胡金起而救之

其間者蓋不可勝載音胡其餘焱音胡飛景附雪音胡煜音胡

鈍鈎刀皆能一斷音胡亦激厲以求僥倖如鈎錫之刀能不才者

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音胡齊圍燕燕將保聊

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音胡趙王書持

夫啾發投曲感

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蠅音胡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

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迂而

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音胡言人因權勢合于變通為風俗所

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音胡備秦也橫人謂張儀佐

亡命漂說羈旅騁辭音胡上命謂逃命若范雎去

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音胡三術

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音胡當時之急務也

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

貴音胡朝為榮華夕為顛悴福不盈背音胡細禍溢

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

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音胡國音胡商人謂

說難既適其

秦貨既貴厥

宗亦隆名不韋以子楚為奇貨謀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

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

大漢灑掃羣穢夷險芟荒謂剪除暴亂也夷平也廓帝紘恢皇綱廓

也恢大也言開大五帝三皇之綱紀也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羲伏義也農神農也

規規矩也黃黃帝也唐唐堯也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舍之如

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同源共流謂同奉天子之

化沐浴玄德稟仰太極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

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茲失時者零落蕃滋言盛也參天地而

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瞿所

聞而疑所覲也瞿誇也欲從整毛敦頓而度高乎泰山懷

沈濫音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敦直也沈泉久出也濫泉正出也喻實以小見

欲窺我大道亦如小丘小泉度量泰山之高海水之深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

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

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

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咎繇為舜謨武王訪箕子殷說夢發於傅

巖周望兆動於渭濱殷高宗夢帝資良弼乃得說于傅巖

是立言者故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邳銀寧戚飯牛

非亞與上而歌桓公得之五達曰康四達曰衢張良步游下邳垠上有

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

之勲也俟待也言上四人皆待天命神交匪言說之近者

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高帝謂陸賈曰

以失我所以得之者何陸賈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號曰新語董仲舒以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莫

陸賈劉揚之

而目託則在

高矣

是立言者故

總結之曰斯濱

見其面發藻謂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

著春秋繁露也。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何

司主也。籍書籍也。揚雄譚思。渾天文譔十

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揚雄譚思。渾天文譔十

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軍皆及時君之門闥。究先聖之壺

天即太玄。經也。譚深也。與。宮中巷。婆娑乎術藝之場。婆娑。安便息也。場。圃休息乎篇

籍之圃。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

非亞歟。亞。次也。言次于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

而辱仕。顏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春秋哀公十四年

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

地之方。方。猶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

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俱已。味道之腴。文子曰。不言

道若或通焉。謂之天符。供猶全也。腴。膏神之聽之。名其

諸。毛詩曰。神之聽之。式穀以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

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眊。不知其將舍景曜。吐

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韞。藏也。言璧藏石中。珠在蚌內。歷

世莫見及剖之。則景曜英精遠而有。應龍潛於潢汙。魚鼈媒之。天有九龍。應龍有翼。小水謂

光。應龍潛於潢汙。魚鼈媒之。潢。不洩謂之潢。潢。謂數慢也。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踈昊蒼也。故夫泥

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珎也。先

謂在石蚌時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雖初時未見

後貴謂剖之也。用後終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

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斤。摧。猶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

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左傳晉

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鵲。扁鵲也。研計走亦不任。厠技於

然之名也。桑。桑弘羊也。以心計為侍中

復說誠有味

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密靜也。走主人自稱也。爾聞也。彼列謂牙曠研桑之徒也。

辭。○秋風辭。并序帝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西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歡甚作。

漢武帝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

佳入謂王夫人也。

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上施樓故號曰樓船。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

兮奈老何。

○歸去來辭

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故命篇云歸去來

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

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塗

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

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衡宇所居衡門

屋宇也。載則也。僮僕歡迎。稚子候門。稚小也。候門謂於門首伺候也。三徑就荒松

菊猶存。三徑。蔣詡事言久。不行已就荒蕪也。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

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

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園中日游涉自成佳趣。策扶老以流憩。時

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

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

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

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一井為疇。有事謂耕作也。或命巾車。巾車有幕之車。

也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窈窕紆曲之貌木欣

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

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

耘耔毛詩曰或耘或耔耔謂除草也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東臯

營田之所也春事所起故云東也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乘化謂乘其運會也歸盡謂同歸于盡也

序○毛詩序

卜商字子夏衛人孔子弟子為魏文侯師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

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

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

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

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

謂之音治世之音樂以安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

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

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

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不直

諫也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

風變雅作矣即王迹熄而詩亡也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

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一人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四始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始者王道興衰之始也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鵲巢騶虞周南召南皆篇名也正始之道謂正干道之始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究思賢才也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尚書序

孔安國

安國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遷臨淮太守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書謂字畫契謂符信也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索求也言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志記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

也先君孔子

孔子即安國十一代祖故云先君

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

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

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

職方輿地志之

類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

訖至也

芟夷煩亂翦

截浮辭舉其閎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

芟除草也夷平也言墳典

之辭有繁亂雜錯者皆如芟荒草而平

典謨訓誥誓命之

文凡百篇

典謂堯典舜典也謨皋陶謨也訓伊訓也誥康誥之類誓泰誓之類命顧命之類皆篇名總有

百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

可舉而行三千之徒金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

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此蓋天啟斯文而始皇之坑焚終不能滅剝蝕而消歇也

漢室隆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

猷道也

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

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

魯共王漢景帝帝子名餘諱

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見先人所藏

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科斗古字也

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

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

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

前漢時猶未有紙故以竹

簡寫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

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

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

復知悉上送官

送官謂進于天子也

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認為五

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吳加位特進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魯國史官記事而有此名非孔子名之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

繫者以下綴上之辭猶云某事繫于某口某日繫于某月也時四時也遠近謂年月同異謂事也

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

也錯舉謂四時不可偏舉故舉春秋以該夏舉秋以該冬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

之事達四方之志周禮春官之屬有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讀四方之事外史掌四方之志達書

名于四方此天子之史也故下言諸侯亦有之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

小事簡牘而已大竹曰策小竹曰簡木版曰牘孟子曰楚謂之檣杌晉謂

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韓宣子晉大夫名起見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

周之所以王易像乃周公所係春秋尊周公之典故云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

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官史也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

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前魏曰赴禍福曰告記注謂紀錄也多違舊章仲尼

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謂以辭則害義者

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

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

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傳在經前也或後經以終義

傳在經後也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義依經辯理因經而發其義也錯經合

異與經相錯綜而審異以致同也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例即下五例也言左氏一隨經

義而明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

為國史漢藝文志左丘明為魯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

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

之使自求之歷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

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

之常制左傳中發凡言例如隱公七年凡諸侯同盟於是稱盟之類有五十條皆以凡字發明類例此非左

氏任意為之皆經國之常典也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

以成一經之統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

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其者指左氏而言言傳于經之顯明者微而隱之於經之幽隱者闡

而明之裁其義理成其倫類皆據舊典凡例諸稱書不書

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承上文發義而言有此七類皆所以啟

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變例謂在正例之外也然亦有史所不書即

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義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左氏春秋新意皆隨事發傳不以凡字起

例者正以委曲而通暢其意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

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經無褒貶直紀其事故傳亦因之非例也

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發凡正例一也新意變例二也直言歸趣三也

五例見下文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

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引三事以正微而顯之說成公十四

年經曰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歸姜氏至自齊此文見于此也傳釋之曰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

夫人也蓋叔孫是族氏僑如是名方其奉君命而逆女則君命為尊故稱叔孫及其與夫人俱還則夫人為尊是以

舍其族而但稱其名此起義在彼也僖公十九年經書梁亡十四年經書諸侯城緣陵此文見于此也傳釋之曰不

書其主自取之也又曰不書其人有闕也蓋秦人滅梁而但書梁亡所以見取之者無罪齊率諸侯城緣陵而但書

諸侯所以起義在彼也二曰志而晦。志記也晦隱也謂約言有闕亦起義在彼也

約言示制。約言記事以示法制所謂志也推以知例。推尋其事以知例所謂晦也參

會不地與。預謀曰及之類是也引此事以證志而晦之

于唐公至自唐傳例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蓋唐地名也二人共會則但讓而莫肯為主會事不成故書至自某地也三國以上其

會則一人為主會事有成故書至自會而不書其地故曰參會不地也宣公七年經曰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凡師

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蓋彼我共謀征伐則以相連及為文而書曰及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命則以相會

合為文而書曰會故曰與謀曰及也凡此二者皆約于一字以示法制因此推尋可知

三曰婉而成章。婉曲其辭以曲知其例所謂志而晦者也

從義訓。屈曲回互從其義以示大順。以示其道之大順所謂成章也諸所

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引諸諱避及許田事以證婉而多所諱避而不直述其事者故言諸以總之也如桓公元

年經曰鄭伯以壁假許田傳釋之曰為周公訪故也蓋許田是魯國朝宿之邑因創周公別廟焉訪田是鄭國湯沐

之邑二者皆天子所賜也鄭國因地勢之便欲兩相易而代魯祀周公而訪田之薄不足當許故加壁以易之然魯

不宜使鄭祀周公又不宜擅易訪田春秋諱之但書壁假許田若進壁以假田非久易也此皆

委曲以示大順所謂婉而成章也四曰盡而不汙。音烏直盡

其言無所 直書其事 所謂具文見意 意所謂不汗也 丹

楹刻楠 天王求車 齊侯獻捷之類是也 而不汗之說莊

公二十三年經書丹桓宮楹二十四年經書刻桓宮楠傳

曰皆非禮也桓公十五年經書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傳曰

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莊公三十一年經書齊侯

來獻戎捷傳例曰諸侯不相遺聘凡此三者皆有書其事

具為其文以見譏誚意 五曰懲惡而勸善 惡者貶之以示

此所謂盡而不汗也 懲善者 求名而亡 為惡者欲求得

自勸 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 善之說召公三十年

露 經書盜殺衛侯之兄繫襄公二十一年經書邾庶其以漆

間丘來奔昭公五年經書莒牟夷以牟類及防茲來奔三

十一年經書邾黑肱以濫來奔蓋春秋之例非命卿不書

其名齊豹衛侯之卿也魯衛侯之兄而殺之欲求不與強

禦之名耳而春秋折之但書曰盜則是求名而亡也邾庶

其黑肱莒牟夷二人皆非命卿不當書名其以邑來奔求

食而已不期名之著于春秋也而春秋故書其名所謂推

欲蓋而章也此二者皆懲惡之事懲惡所以勸善也 推

此五體 推而廣之也前言情有五此言五體 以尋經傳 廣

五者之體以情言其意體言其狀其實一也 附于二

作經左氏作傳之意 觸類而長之 增長之也 附于二

百四十二年行事 以此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見人所行之

百四十 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或曰設為問難 春

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 因魯史舊文等語也 則經當

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

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

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

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

更淺引公穀以訓解春秋是適足以自亂而終無益也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

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

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

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

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子駿劉歆也景伯賈逵也父徽字元伯受業于劉歆作春秋條例達作左傳訓詁惠卿許淑也亦治左氏春秋末有穎子嚴者子嚴名容雖淺近亦

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

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

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諸例謂不在凡例之內者地名謂輿地沿革之

名諸第謂世族譜歷數謂甲子以類各為一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

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

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

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

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

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

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

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

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

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

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

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周自平王東遷故云東周始王隱公名息姑惠

公長子攝主國事以遜其弟故云讓國賢君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

其弟故云讓國賢君

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王義謂一王之大法也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亦不在三叛之數。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左氏作春秋至此而絕筆。故曰至此而絕筆。此其意也。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亦不在三叛之數。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左氏作春秋至此而絕筆。故曰至此而絕筆。此其意也。也亦無取焉。

○三都賦序

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有言。名于世思乃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序。

皇甫謐

字士安。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爲著作。不應。

玄晏先生曰

謐自號爲玄晏先生。

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

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伸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

勸戒也

也

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

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

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

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

頓頓壞也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

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

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

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

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金務恢張

其文博誕空類恢誕皆大也空類謂言不附實但爲空大大者罩天地之表細

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廈接榱不容以

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

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

煥乎有文蔚爾鮮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

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

物寄以中域非方之物謂所述非其地所出也長卿上林言虛橘夏熟揚雄甘泉言玉樹青蔥之類

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

時也祖者宗習之謂也構作也宕過也非一時言久也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裂

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爲吳

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却爲魏王述

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作者謂左思也瓌美也琦大也言吳蜀

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已著逆順且以爲

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

二山名荆南荆州以南也中區中國也衍大也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眾寡

分次物之生殖也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

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二國吳蜀也家自以為我土樂人

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

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

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思歸引序

思歸引古曲名崇為太僕卿有思歸之意故有此作今選中但採其序而不錄其引

石崇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

事去官崇為大司農坐未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

遜於河陽別業肥遜易遜卦上爻辭漢其制宅也却阻長

隄前臨清渠栢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

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游目弋釣為

事人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有凌

雲之操歎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謂止宦如以物牽引而

別九卿也時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讀樂尋覽樂

篇有思歸引不得心悲傷援琴而歌作思歸引儻古人之

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歌辭以述

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

○豪士賦序

豪士謂智勇人也機惡見齊王問自矜其功有篡位心因賦以諷之選中但錄其序

不載其賦

陸機

循心句申立
德句立德必
存乎我因物
以成務者禁
乎彼存夫我
者隆殺止乎
其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為量者
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禁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
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或猶云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
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恒子新論雍
門周以琴見
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為足下
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游童牧豎嘯其足而
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喟然而
歎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
初終而成曲孟嘗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
不足繁哀響也
泣將墜而不繁哀響故云琴之感末是故
荷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
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

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微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
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
我之自我即爾為爾我為我也相物猶相形
也昆蟲也明蟲者陽生陰藏言其至微也夫以自我之
量而挾非常之勲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神器天
下也
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
表哉任出才表言
位重才輕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期皆期
于是也忌
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
謙不免猶云亦然也人主操其
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袷服荷戟立
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漢書宣帝祠考昭
廟是時霍氏外孫
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承亡在渭城界中夜袷服
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袷服
黑服也楚將項燕為秦所殺項梁與諸侯引
旗誓衆約將滅秦以報父讐阡陌道路也况乎代主制

命自下裁物者哉。言人主威柄素為人所服者尚不免有意外之變而況人臣假天子之權者能

保人之不謀我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

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老子曰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

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衛獻公時政由大夫甯氏不由

公族但祭祀則公主之而已此忠臣見之發憤人主不能久堪也是以君奭鞅鞅不悅公

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客於懷。

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君奭邵公也鞅鞅不悅貌公旦周公也邵公為

保周公為師相成王邵公不悅疑周公有異志魏相封高平侯班固述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昆

博陸侯霍光也初管叔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成王信而疑周公宣帝見高廟霍光乘上內嚴憚之若有

芒刺在背言周公霍光所以致君疑懼者豈不為臣勢強而然哉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

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

莫至焉。而傾側顛沛而自全。周公霍光皆危而得自全傾側顛沛言危也則

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伊生也文子越大夫

文種也皆誅死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謂周也懿美也穆和

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

斷可識矣。又况乎饗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去聲

聖哲所難。平聲者哉。饗貪也道家所忌如莊子身危由於勢功成者墮名成者虧之類

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

禍。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甲宮警備見左傳猶

云戒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古傷心之怨。賈買也

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侈。直氏危機將發。

而方偃仰瞻眄謂足以夸世偃仰驕傲貌瞻直視也夸笑世謂夸其功能于世也

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勲之可矜暗成敗之有

會徒知前日之功可以自矜不知成敗之理自有運會也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

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

踰量蓋為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徇高

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禮記曰飲

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游子謂游宦之子也夫蓋世之

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

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

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

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

愈劬借猶假也冠來籍謂將來書中首稱也劬美也愈益也此之不為彼之必昧

引退也彼謂貪位也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

河海堙為窮流喻目前之勢雖大亦有時而困阨也一簣積成山岳喻嫌隙雖微而漸積以至于大也名編

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荼毒之痛謂受刑也故聊賦焉

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于樂游苑且祖道江夏王義

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顏延之作序

顏延之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

淵流遂往詳畧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

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拓廣也葉代也有宋函

夏帝圖弘遠

夏中國也言有宋奄居中國也

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

物皇上以敝文承歷景屬宸居

宸居帝位也言文帝以聖文之德承歷數繼先帝之位

隆周之上既承宗漢之兆在焉

周室既興十年七百漢文紀曰王卜得大橫占

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遂即位為文帝宋為漢後故云宗漢言宋祚將與周漢同也

正體毓德於少

陽王宰宣哲於元輔

正體謂太子東宮曰少陽王宰太宰也哲智也

晷緯昭應山

瀆效靈

晷日影也緯五星也山五岳也瀆四瀆也效靈山出器車瀆出圖書之類

五方雜遘四

隩來暨

五方四方中國也雜遘人物殷眾也四隩四方蠻夷也暨至也

選賢建戚則擇之

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

言選賢才以居職立親戚以為公侯則擇其美

行可法則者施命謂行令也酌取也故實先王之道也

大予協樂上庠肆教

也肆行也

章程明密品式周備

品品秩也式猶法也

動軍政象物而具

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國容百官之儀也眡令謂觀號令也象物

謂象熊羆虎豹之威猛也

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輜車朱

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於外

箴戒也闕闕失也記言謂言官謂文學侍從之職也采遺謂采拾遺闕之事輜車朱軒

使者之車也懷荒謂使者能懷來荒服也振遠振起遠人使歸化也論德論天子之德也

賴莖素毳

并柯其穗之瑞史不絕書棧

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

賴莖朱草也素毳白虎也并柯連理木也其穗

嘉禾也皆太平之瑞也史書不絕言常有之遠方之國山作棧道海濟舟航踰度沙漠來貢土物府庫之內每月不絕

烈燧千城通驛萬里

燧烽火也驛驛之舍也

會迴面受吏

會居之君匈奴也丹服之酋南蠻也內首迴面言賓服為臣也稟朔稟正朔也受吏謂受

郡縣之制也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

出入曰警蹕夷平也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宋居江東故表裏內外也穆和也

中國也縣都也中宇中國也張用也岱山將欲移都于也郊南郊也將欲用樂祭岱山拜南郊也增類帝之官飾

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禮記天子將出征類上

帝類祭也天子行有屬車三十六乘望屬車者望天子來也塵者車塵也日曜胃維月軌青陸

此始謂三月之時也曜次也胃星名維時也月令云季春之月日在胃青陸東道也言立春春分月從東道也皇

祗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皇祗天地也言春時是天地發生萬物之時君王布政惠

和之日也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氓之願加以二王于邁

出餞戒告言天子思答上天之心以惠眾人之望加以有江夏衡陽二王之行乃與羣臣出餞戒告

詔掌故爰命司歷掌故掌知故事者司歷掌時歷之官也獻洛飲之禮具上

巳之儀周公禘南除輦道北清禁林除歸除也輦道天子行之道也禁林苑也

左關巖陞鄧都右梁潮源畧亭阜跨芝廙苑太液懷曾山

也陞阪也梁橋也言潮水之上作橋亭阜謂野作亭也芝廙芝田也洛陽地名言亦將跨越之也漢武帝太液池中有高山言我今以彼池松石峻崦古蔥翠陰煙游泳之所為苑包懷其高山也

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微陰煙山氣也

魚龍也攢萃集聚也翔驟鳥獸也離宮天子出游之宮設衛宿衛也微巡也旌門洞立延帷接

桓旌門以旗為門洞通也延帷謂列帷使相接而延桓也桓行馬也闕水環階引池分席

分席謂水分流各至坐所也春官縣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衛緹騎

搖玉鑾發流吹春官掌禮之官縣事謂供職也蒼靈謂春初句芒也奉塗謂前驅以清道也秘駕天子馬也衛緹騎金吾騎兵也

子馬也衛緹騎金吾騎兵也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

降于行所禮也行所即行在所也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

俄軫紅旗委旆帝暉天子之光也臨幄坐于帳也軫停也委安也有款速芬藉

醴亦泛浮魚肉曰肴蔬菜曰款芬香也藉重也觴醴酒也泛浮言多也妍歌妙舞之容

銜組樹羽之器銜組樹羽鐘磬格兩頭刻為龍頭以銜絲組又樹以羽毛為幘三奏四上

之調六葦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玄

及宸游是事

禮記自今錦本衛卒是也

鶴二八來集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聽翼而舞龍文飾
四上謂代奏舞鶴也六豎謂項樂九成韶樂也

轡青翰侍御龍文馬名見西域傳華裔殷至觀德驚集揚

袂風山舉袖陰澤靚裝藻野祛服縹川華裔內外也殷盛

之衆揚其衣袂則如風吹山舉其袖則發川澤而成陰說

裴美人脂粉之色袂服美麗之衣也言美人裝服映其川

野成其文藻故以殷隱軫外區煥衍都內者矣殷張富

也縹雜色也衍多上膺萬壽下徙氏百福布筵稟和闔堂依德筵席也

也遠疾也金駕總駟聖儀載佇金駕天子車也總駟謂聚

天子儀也載佇謂盤恒未去尚情此宴也悵鈞臺之未臨慨鈞臺豐宮之不縣鈞臺

諸侯之官也不縣謂不作樂于宮也方且排鳳闕以高

游開爵園而廣宴鳳闕闕名爵園鄴都園金命在位展詩

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楚子木問趙孟云其

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也言天子仁明可當頌德而無愧也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武帝末明九年三月三日

王融幸芳林園襍飲敕融為序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易豫卦象曰先王以作時

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易乾卦云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既

也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

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然宵眇寂寥其獨適者也善

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

共也夏后帝啓也有馬號兩龍乘游于瑤臺之上以饗諸

侯周穆王名滿故云穆滿言乘八駿以游行天下如

文選卷之四

三

舞馬行貌。密水瑤池也。穆王游于崑崙山，見西王母，宴于瑤池之上。言此二主有宴饗，又不與天下共樂。我大

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握機，執天

創歷，改正朔也。誕，大也。貳宮，即貳室也。庸，用也。太室，明堂也。言考用才能于明堂也。幽明獻期，雷風

通饗。昭華之珎，既徙延喜之玉。攸歸，雷風通饗，陰陽和也。

竟得舜贈以昭華之玉，天錫禹玄珎。刻日延喜之玉，有此二寶，皆在齊也。革宋受天，保生萬國。

度，待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垌之慙。武周書丘或為苑

邑自鹿丘而歎成湯，即天子位還遷九鼎于亳都至大垌。而有慙德歎與慙，皆謂以臣伐君也。鹿丘大垌，金地名。言齊受宋禪而紹清和於帝猷，顯懿於王表。

非征伐也。紹清和於帝猷，顯懿於王表。言能繼清和之道，連明美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毛詩：濟濟維商，長發其祥。又駿發爾私，又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謂高皇帝齊武

明之德，故發其神，神安定之道，堅固其基業也。皇帝齊武

體膺上聖，運鍾下武。下武，謂文王之下武。王繼文王之道，能繼先業，亦如武王繼文王之道。

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

天地，彈壓山川。淮南子：語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神理

道也。景，曜也。尚書曰：柔遠能邇，柔安也。澤曾汜而無私，法舍弘而不殺。猶且

具明廢寢，曷畧忘餐。尚書：文王自朝至，念負重于春冰。懷

御奔於秋駕。御，析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履水而負重也。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

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可謂巍巍弗與，蕩蕩難名。秉靈

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險。靈圖，天子位也。言不以天

子之位為泰也。孟門，山名。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儲后，太

德琢磨令範。斧藻謂言炳丹青，道潤金壁。出龍樓而問豎，

入虎闥而齒胄。漢書：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問禮曰：師氏

為太子至，寢門外朝于王。季問于內豎，虎闥教國子之所也。公卿之子為胄。子言太子入學以年大小為次，不以天

子之子為上故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若夫族茂
此種齊宗族之隆以下則麟趾宗固磐石跨踞昌姬韜軼炎漢
美相臣之賢也昌姬謂文王也軼過也漢火德故稱炎元宰比肩於
當飲時必也昌姬謂文王也軼過也漢火德故稱炎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歡來仕允克施之
金與宴故兩及之譽元宰謂宰相也言宰相之德與太公比肩也鉉鼎耳喻
周南周公也周公召公分陝界而治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履故云勿翦允信也克能也言來仕宦信能
當施惠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望朱弗斯皇室家君王者
也珪璋喻賢才也朱弗官之服飾也皇大也室本枝之盛
猶親密也言為臣者皆親密于君也皆詩辭如此稽古之政如彼宗族也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
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
人也守屏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
謂州牧也

以下並言林
 數竊聖之俊
 悉得選用而
 百司各稱其
 職之盛

記曰盲不仕及述誅深淵引鏡自照曰時清目明高沈
 士傳曰堯致天下讓許由巢父問之乃臨水洗耳
 之怨既缺適和軸之疾已消嚴君平常病不事沈冥而死
槃在阿碩人之患軸病也謂賢人隱興廉舉孝歲時於外
居而離困病缺與消謂疾病盡除也
 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甸言舉孝廉賢才每歲貢自州郡
之殿最議年穀之豐儉而奏于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
入子使朝夕盈于識甸之中也
也言各有次序以正風俗也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崇
成均司韋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
室
靈臺觀懸象之所也執笏者所以書記事也珥彤也彤
赤管筆也皆史臣所以書記也後漢書學者褰帷斷裳危
冠空
穿履之吏
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反垂帷
于車以自掩蔽乃命御者褰去其帷朱博為琅邪太守俗
多舒緩衣長不中節度皆斷其衣裳令去地三寸以便于

事危冠空履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
霍去病為影姚校尉丁白為武猛校尉

射紅鼎揭旗勤恤民隱糾遯王慝
糾遯正也射集隼於高

墉繳若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
隼擊鳥以喻凶

爭掩息臂而爭訟也言齊朝無此事也鼓所以鳴于路者蓋為
爭掩息

砥路鞠茂草於圓扉
盜發而擊之也今稀鳴謂少盜賊也

豐車馬之好言老少皆得所也車
宮隣昭泰荒憬清夷

之君髮側首貫胸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
每食左言離

賦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
純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

充仞郊虞盈衍充仞皆滿也儲邸猶府藏
駟其背皆有兩角茲白者若馬皆遠方奇獸也

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轡轡之轍綏旌卷

悠悠之旆揚雄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暢長也長轂
悠悠旆旆垂貌

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假革辭軒銷金罷刃
四方之戎有五種無拂不距言歸伏也拂亂也假息也革

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孝經援神契曰德至
器車出

紫脫華朱英秀禮斗威儀曰人君政平遠方神獻其朱
也

佞枝植黃帝有屈軼出于階若佞人入
曆車孳

也黃帝有屈軼出于階若佞人入
曆車孳

也黃帝有屈軼出于階若佞人入
曆車孳

也黃帝有屈軼出于階若佞人入
曆車孳

也黃帝有屈軼出于階若佞人入
曆車孳

也黃帝有屈軼出于階若佞人入
曆車孳

也黃帝有屈軼出于階若佞人入
曆車孳

也黃帝有屈軼出于階若佞人入
曆車孳

也黃帝有屈軼出于階若佞人入
曆車孳

也黃帝有屈軼出于階若佞人入
曆車孳

也黃帝有屈軼出于階若佞人入
曆車孳

也黃帝有屈軼出于階若佞人入
曆車孳

生于階有十五葉從月一日生一葉至十五日日落一葉

潤星暉風揚月至京房易飛候曰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

則鐘星黃而多暉月為舉賢良禮斗威儀曰君乘土其政平

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八九謂七功既成

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于時青鳥

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已惟暮之春青鳥春鳥也司開謂

風也粵上斯已謂于此上已也同律克和樹草自落周禮太師掌六律六

也陰律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慶

動於天矚禊者絜也風舞即風乎舞雩也蔡邕月令章句

記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

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平圃在槐山之陽芳林

地名堯所生處若水水名帝顓頊所殷殷上均平姚澤

無尚於周原殷殷盛也姚澤舜生處狹豐邑之未宏

陋譙居之猶編豐邑漢高故里也譙求中和而經處揆景

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雲構言于園中作宮也經處猶

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日中

和揆度也景日也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

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離房乍設層樓間聲起負

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榮屋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

於玉砌鏡照也文虹謂屋上畫虹蜺之文也綺疏窓幽幽

叢薄秩秩斯干曲拂迴澗潺湲徑復草木叢生曰薄秩秩

拂澗迴謂水曲折流也潺湲石新萍泛泛華桐發岫雜天

采千柔萼亂嚶聲於縣羽月令季春之月桐始華萍始生

小洲曰汜山有穴曰岫天采桃

花也柔夷初生木葉也詩禁軒承幸清宮侯宴乘輿之物

日縣縣黃鳥故曰羽羽緹帷宿置幕宵懸緹丹黃色也天子帳帷用之

掃也懸謂預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宿列宿也滅宿澄霞謂

此狀天子出色謂日光初戒道執戈展軫效駕戒道辟人清路也毛詩

升始辨色也徐比于一也明鐘徐比于一也明鐘七萃連鑣九旂齊軌七萃壯勇士也鑣

曉鐘也暢通也建旗拂蜺揚葭振木建立也拂蜺謂旗高

九乘名曰九旂振動魚甲煙聚貝胄星羅重英曲璫振動也之飾絕景追風之

山木騎魚甲以鱗皮為甲也貝胄以貝珠為胄也胄兜鍪也璫

聚星羅言多也重英絳畫之矛也曲璫車蓋玉也絕景追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駿兩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孫子

良馬也長陣為甄昭灼照耀也駟駿良馬也兩列行也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者金言奔走之疾也轟轟隱隱紛

紛軫軫兗難得而稱計轟轟羣車聲也紛紛軫軫爾乃迴

輿駐罕岳鎮淵渟罕獵車名孫武子兵法晬容有穆賔儀

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

毛詩或肆之葆佾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葆或授之几籥動邠詩葆

以障舞人也佾舞名金匏二音也戚斧也翹舞召鳴鳥于

名籥樂器也邠詩所以迎暑節謂將至夏也奔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奔

之山五彩之鳥名曰鳴鳥黃帝使伶倫取竹嶰谷斷兩節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儀禮曰工告于

此諸臣被宴而稱頌感恩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

關闕終也毛詩君子萬年介爾景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凱歡也詩云魚在

福又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藻凱樂飲酒喻羣

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

臣依明君如魚在于水藻之中以樂也食苹鹿鳴之詩也
宴嘉賓之義日在桑榆之間言日景不留也草露之滋方
渥喻君恩已霑也
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凡四十有
五人其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文憲者齊尚書令王儉也

任昉

先叙儉之世
系見士氏之
世德

公諱儉字仲寶琅琊临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謀
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為海內冠冕王祥弟覽生道學
導生洽洽生珣

運行天道運行言仁人之報世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

以淮水魏徐州刺史呂虔有刀工相之為三公可服此刀
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力或為害卿有公

之量故以此相與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升天
後必與之足稱此刀故以相與王氏家譜曰初王導渡

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若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

有助焉離王離也翦王翦也金為秦將行殺伐故云止殺

諫議大夫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一之幾

老子侯王得一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于此蔚為

帝師昴星也垂芒謂况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

其術觀海莫際其瀾論語撰考識顏回有角額似月形淵

貢山庭斗繞謂面有三庭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

玉璽之書海上名山之旨金版玉璽太公書名也荀象隱

所述史記所謂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揚雄為方

雄書曰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思不能成此書離堅合
異莊子公孫龍語謂離其堅者使不堅合其異者使不異
也

莫不總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

出敘儉生
之異

此叙餠包
道術

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言難測也然檢鏡所歸人倫以

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函洛不守憲章中輟

洛陽也。西晉喪亂。不守。
京憲章經籍。皆中道而壞。
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

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日晉賀循明三禮爲江東儒宗又有
蔡謨亦儒林之次也言賀蔡尚有

此叙儉能備
一代典禮爲
世儒之所宗

關典未補者而公
 至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
危齒

謂老者齒將落也髮秀謂髮白也生者有德之稱

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

北面執弟

子禮也人宗謂爲人所尊也自同資敬謂師事之如
君父之敬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曰資敬性託

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

也標高也言公性詭簡易志在高遠少小勇寡擊鋒之重
自非大勸風俗增益高勝之道者未嘗留心言志在大

而不在其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也言公

簡穆早所器異言早以儉爲不凡也年始志學家門

皆折衷於公。志學年十五也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

以下俱用左
或編年之法
此則先從期
歲叙其歷履

山之陰有不名梓二子何不往觀之見橋太高而仰見梓
木實而俯二子還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

平也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西門豹性急故佩韋

言王儉中和之性不待韋弦以戒也。汝郁之幼挺淳至黃

瑗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良常抱持涕泣亦不肯飲食毋

挺拔也淳至謂淳孝之至也黃輿七歲失父祖父瓊育之屬曰食復以狀奏聞梁太后聞所食多少瓊思其對未

所出爰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變大驚卽以其言對標立也言險三六交變寸象室室手月之入合

幼時又勝此二子也。年六歲襲圭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

尚多吏之先告飭募王糾坐揚王命因偃愿咽若不自勝
珪諸侯所執也組綬所以繫印刀末用帝居蕃具公母式

者也感咽謂甚悲不能言也
不才明帝居瀋身公世立

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發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

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

以奪也不明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

此敘儉入秘事不行太宗即明帝也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

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秘書丞宋明帝大始中儉尚

號也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畧更

撰七志荀勗字公曾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

李充字弘度為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刪除頗重以為中經

從分為四部其有條貫秘閣以為永制五經為甲部史記

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

畧有輯畧六藝畧諸子畧詩賦畧兵書畧術數畧方技畧

言儉修書史也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

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心矣生民屬心言百姓時司徒

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謂風推服歎曰

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如弱冠年勢不

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

粲答詩云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

歷敘儉儉遭所生母出為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為最課考也

也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

介之清公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重為吏部郎識會謂

識鑒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愍侯即儉父

以密啟被害故諡愍儉以父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

肇基王命聖武謂齊高帝蕭道成寤寐風雲寔資人傑寐寐

風雲謂朝夕思相感應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

以成其業者寔資之也

佐之符俄遷左長史

言儉為齊佐命也齊臺既建謂蕭道成將受

宋禪也

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

王澆李禮素舊宗樂傾恒軌

艱虞猶荒亂也澆李謂宋世浮薄也

自朝章國

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

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

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

言典章文物皆平時所未儲畜前代無可考見而能取辦于一時也

神無滯用謂神用不滯也太祖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

領選如故自營郤謂齊高帝也受宋禪故云受命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

漢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郤為左僕射

盧欽二人以至於今其聲譽德望所歸尋表解選言尋上表請解

吏部選事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

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

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

本官謂尚書令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

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訓教也言不作聲譽教示而

淮南沛陳汝南郡西楚也類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

後漢許荆兄子世嘗殺人其讐操兵將殺世荆乃跪曰今願殺我以代世死讐者曰許掾郡中稱君賢何敢相侵遂

解劍而去前漢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有兄弟訟聞延壽乃自責閉閤不出視事于是訟者自相責讓終不敢爭前

郡尹溫太真劉真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晉溫嶠字太真為郡

尹後平王敦蘇峻之亂劉惔字真長為丹陽尹重莊老功

銘鼎彝謂溫太真德標素尚謂劉真長也素尚謂清素高

尚也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言儉繼溫劉之跡而尹丹陽親加

平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言儉親自平祭溫劉

二尹上表奏薦其子

盛德百世祀也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

解職有詔不許簡穆公儉叔父儉處也儉少國學初興華

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復官謂居叔父之服今領國

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

前良取則卧轍棄子後予胥怨魏裴潛為兗州刺史嘗作

凡所用物皆呼為服王遜為上洛太守家有私馬生駒留

以付郡謂所產故也前良取則言取前人以為法則也後

漢侯霸為淮陽太守帝使徵詣都百姓號哭遮使車卧于

轍中乞留霸一年百姓乃成其乳婦亦其子以侯君當去

不能全也後予即書後我后意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

言儉解丹陽尹百姓亦如之

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皇太子武帝太子也名昭業時儉

穆美也金喻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頃之言四年以

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本號謂將軍謙光愈遠大典未

申謂辭儀同三司六年又申前命儀同三司之命七年固辭選任

帝所重違選任尚書令也重違不忍違其辭讓之志也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

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晉和嶠為中書令

同車而行嶠不禮勗常以意氣加之每專車而坐坐獨也

勗遷為尚書令人皆賀之勗不悅謂人曰奪我鳳皇池何

所賀也長輿嶠字也公曾勗字也言昔者任不得才故有

專車而坐或不悅于遷奪今儉有德故專車者慙而追恨

怨奪者愧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

情必使無訟事深弘誘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衡平也所

也言選曹以才授官似衡之于物故取拔奇取異與微繼

絕拔用奇異之才諸侯公卿有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

式典制階不敢正立言其禮賢也景風東風也淮南子云

典常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

軫慟儲鉉傷情謂太子也鉉謂三公也有識銜悲行路

掩泣豈直春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五穀大夫死秦國

歌謠春者不相杵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于巷婦人哭于機言儉之薨也豈直如此而已哉故痛深

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

益友悲纏謂纏繞于心也蕩越也砥礪石也所以磨利其

之益友以此此儉也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

羽葆鼓吹增班劍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漢官儀英劔者

注曰忠信接禮曰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利物不玩好絕

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左氏傳君子

姬姜無棄棄惟悴漢書陳平少時家貧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言其遠女謁而親賢人也立言必雅未嘗

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

弘大也長誘掖也風流風雅士也許雖單門後進必加善

誘單謂勗以丹青之價弘以青冥之期言以丹青之鳳青

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銓稱物也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

怨其少窮涯而反盈量知歸莊子市南子曰君步于江而

往而不知其所窮送若者皆自涯而反盈量知歸即皇朝

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左傳六官之

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

則後昆東觀漢記章帝詔曹褒案漢書儀制漢禮張酺以

為褒制禮太康初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

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是寄宏畧荒服遠國也

義理精于心指謂授隨所往皆與指揮也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即所謂渙然

理悟故神無順許性事感其也無是已之心事隔於容誦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謂

故不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約于處已而厚于及人之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言生于

世故也宗宜不詰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

民宗理擅民宗謂政理之善獨為人所宗依也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

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

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為吏積習成奸畜

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文案即文書案卷也環繞也主者

動必研幾研幾謂研窮其幾微之際當時嗟服若有神道人歎服若有

豈非希世之儒民瑚璉之宏器美儉也助行無與操才無

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此任助自序其情也得奉名一

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周寶莊子曰

利干東陵之上法言曰夷齊無仲尼則西山餓夫戰國策

應侯曰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之未服者為

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

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尚書曰私璧琬琰在西序皆歷

代傳寶助自謙不才濫見推譽也士感知已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

館禮闈尚書省也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

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繆采而已哉

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無地謂不擇地遇之則為勝也鮮楚趙羣才漢

魏眾作曾何足云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是用

綴緝遺文未貽世範為如干卷如干即若干也所撰古今集記今

頤

王褒既爲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官布詩褒因奏言褒有獻才上乃

王褒

荷負也。旃，旗幟也。被，綈
服也。綈，綿繒帛也。

藜野菜也鉄麥飯也太牢牛也今臣僻

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

知顧有主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

畧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

思春秋也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

王者受命之始正人而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
五者在乎君士審已而行之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

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無用邪。

則用力少而就効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

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翠其鋒越砥

巧冶善鑄劍人也于將劍名璞劍木理者淬謂煇

陸剝轉犀革忽若雪遂汜畫塗轉輒也犀謂

掃灑地以刀畫泥言其器之利于用也 如此則使離男

督繩公輸削里錙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涇者其

是利器而用之于良工所謂用力少而就効

也。唐人之御鯨魚，亦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竇瞞、虜汗人

策鞭也。父至，駕轡駟牙。曰：「馬名驂，亦駕也。」

韓哀古善御者絳馬馬煮炙女界國

大器主平水

靡沒也言縱馳奔馳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蹶疾也言過都忽如日景之疾沒也

小塊追奔電逐遺風遺風風之疾者也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

遼哉人馬相得也遠遠也上以利器良工之相得此以名馬善御之相得以發得字之義見聖王

得賢臣亦如此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鬱燠熱也襲狐貉之

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襲衣也狐貉裘也淒愴寒也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易即上易其備之易

是以嘔呼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

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

有匡合之功圖空謂建仁策也匡合所謂樹伯迹也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

晷年而士不至于是東鄰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

設庭燎以待士晷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以君

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

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于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晷月四方之士金至由此觀之君人

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

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困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

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以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

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

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

術去卑辱與郁滌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梁奧幽也

也言去辱而榮自賤而貴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

言有爵土而光前裕後為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

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

此明世無聖
六即有賢臣
不至

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蟋蟀

居于陽依木長嘯動于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似秋吟蟋蟀出以陰

以出言如賢人待明時而鳴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乾九五辭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喻聖德之顯故天下皆利見之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也毛詩大雅文皇天也思願故世

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

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

雖伯牙操籟送鐘蓬門子響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

二十四鐘各有節奏聲不常故曰送鐘黃帝弓曰鳥號言

君臣道合德意諧和則雖伯牙操琴蓬門子響弓其音韻

合和弓矢相應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

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

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

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

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

臣為君耳目故也殫盡也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

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遵法也言法自然之道也休徵

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

祖煦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偃仰詘伸道氣也

呼吸鍊氣也王子喬赤松子皆仙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

寧也

○趙充國頌漢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

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

揚雄

之頌

文選卷之十

四三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明靈聖明神靈也宣宣帝也先

名零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音真叶震詩曰進厥

虎臣言其猛如虎也充國為後軍將軍故曰後將軍六師六軍也震懼也既臨其域諭以威德

充國至西郡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有守矜功謂之弗

克有守謂酒泉太守辛武賢也請奮其旅于罕之羌罕羌名武賢言但擊罕羌先零自降

天子命我從之鮮陽宣帝使充國共討罕开于鮮水陽營平守節屢奏封

章充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屯田之便也料敵制勝威謀靡亢充拒也言其威與謀無有

能拒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鬼方即漢先零戎也

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宣謂周宣王也方虎謂方叔召

虎也詩小雅云方叔蒞止其車三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赴

赴桓桓亦紹厥後時漢至宣帝稱中興起桓桓桓桓武貌

○出師頌

後漢鄧騭字昭伯女弟為和熹皇后安帝時騭為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涼州叛羌騭討之

西州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

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為大將軍

史岑字孝山後漢沛國人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兆始也五曜宵映

素靈夜歎五曜五星也宵曜謂聚東井也素靈夜歎即老嫗哭白帝子事也皇運來授萬

寶增煥歷紀十二天命中易高祖至孝平十有二世西零不順東夷

遘逆西零不順東夷也遘逆也漢書云乃命上將授以雄戟上將鄧桓桓上將是

天所啟允文允武明詩悅禮憲章百揆為世作楷音在孟

津惟師尚父尚父太公也素旄一麾渾一區宇尚書王右軍蒼

生更始朔風變楚蒼生猶聖首也朔北方也楚南方也記子貢問樂曰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

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治也北者敗也

者陋也紂樂好之薄伐獫狁至於太原毛詩小雅文也薄伐言逐出之而已

獫狁北狄也詩人歌之猶歎其艱况我將軍窮域極邊鼓無停

響旗不蹙寒澤霑遐荒功銘鼎鉉音玄叶韻鼓旗二句言論議其所成我出我師于彼西疆天子餞我路車乘黃

念伯舅恩深渭陽錢送行也伯舅也鄧騭安帝長舅也云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

乘黃路車駟馬車也介珪既削列壤酬勲珪諸侯所乘黃駕車馬黃色也今我將軍啟土上郡啟開也上郡謂騭所封傳子

孫顯顯令問

○酒德頌

劉伶字伯倫晉沛國人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尚

荒為庭衢言志廣大也天地自開闢以來也萬期萬歲之期也行無轍跡居無室廬

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操挈也卮觚壺皆酒器也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

紳處士介大也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

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鬯承槽銜杯漱醪奮

髯踞踞枕麴藉糟踞踞展足倚據而坐也藉鋪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

然而醉忽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

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

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二豪公子處士也隨已而

子取桑蟲蔽而瘞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而成

蜂矢言公子處士
亦為我所化也

○漢高帝功臣頌

相國鄭文終侯沛蕭何相國李陽
良丞相曲逆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
昌邑彭越淮南王六縣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
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
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
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
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橫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
相陽陵景侯魏博寬事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
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
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梁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
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陳生將軍紀信御
史大夫沛周奇平國君侯公右三
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

陸機

芒芒宇宙上參

參上聲

下贖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

三靈改卜

天以清為常也也贖濁也贖時也波振塵飛以喻亂也徘徊

人無主不知所從也三靈天地人也言天惡秦亂改卜清平也赫矣高祖載天祿

始也載沈跡中鄉飛名帝錄高帝中陽里人故云中鄉慶

雲應輝皇階授木言漢之歷運為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四

謂高帝嘗為泗水亭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彤雲晝聚謂帝

長也豐邑高帝鄉也金精仍賴朱光以渥金精秦也朱光萬

姬哭白蛇事也邦宅心駿民效足德于心而羣賢如騁馬足以效用也堂

堂蕭公王跡是因綢繆啟后無競惟人綢繆親密也外濟

六師內撫三秦三秦關中地也拔奇夷難邁德振民何拔韓信為

夷平也體國垂制上穆下親班固蕭何述曰營都立宮

約則名蓋羣后是謂宗臣羣后謂諸平陽樂道在變則通

曹參好黃老之爰淵爰嘿有此武功淵嘿沈靜也長驅河朔電

術故云樂道

此篇何轉潛
歸中引按韓
仲之曰

擊壤東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離大破之協策淮陰亞跡

蕭公魏王豹友曹參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交魏將孫文

成作師通幽洞冥張良諡曰文成侯凡不言姓名皆所封

言為帝者師幽謂受永言配命因心則靈言配合天命言

兵法于黃石公也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言其觀察

然形影已能揣度其情故雖鬼神武關是關鴻門是寧高帝

亦不能隱謀萬物皆莫能逃形西入武關良曰臣聞秦將屠者賈豎易動以利乃持重寶

啗秦將果欲連和高帝欲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

不從不如因其懈擊之高帝乃擊秦軍大破之項羽至鴻

門欲擊高帝良因要項伯見高帝高帝令伯具言不敢背

項王羽隨難榮陽即謀下邑榮陽下地名銷印基忌廢推齊勸

意乃解立酈食其請立六國後高帝趣刻印良曰誰為陛下畫此

計者大事去矣且楚強六國復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王高帝怒良勸高帝因封之基猶教也運籌固陵定策東

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高帝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

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

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則楚易敗也于是韓信彭越皆

引兵來黥布亦會三王韓信彭越黥布也史記曰漢部五

諸侯兵東伐楚故云五侯舊註作呂馬童諸人於允集義

未霸楚寔喪皇漢凱入楚喪謂羽亡也凱入怡顏高覽弭

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謂戰勝凱歌而還也

子之術却粒絕穀也曲音逆宏達陳平封好謀能深游精杳漠神

跡是尋重玄匪與九地匪沈重玄即天地也與深也之

伐謀先兆擠響于音先兆為謀始響為音初言欲伐其謀則

於其音奇謀六奮嘉慮四迴陳平凡六出奇計時頗秘之

聲之微規主以足離項于懷謂平躡高帝足勸以齊王

謀非正也格人乃謝楚翼寔摧格至也謂范增謝病韓王窘執胡

馬洞開洞開即平城解圍也迎文以謀哭高以哀文也

高高后也惠帝崩后哭不哀時平為灼灼淮陰靈武冠世

謂韓信也灼灼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

陵險必夷摧剛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漢濱謂高帝就

在秦京索既扼引師北討信發兵與漢王會榮濟河夷魏

故也登山滅趙以木罌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選輕騎二千人

以禽趙威亮火烈勢踰風掃亮信也拾代如遺偃齊猶草

破代齊二國如拾二州肅清四邦咸舉魏趙屬冀州乃眷

遺于地草偃于風北燕遂表東海信用廣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信

擬之克滅龍且子爰取其旅龍且項羽將也劉項懸命人

謀是與念功推德辭通絕楚于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

楚則楚勝故云劉項懸命也人謀謂蒯通說信及漢為楚

三分天下信曰漢授我上將軍印言聽計用背之不祥言

念已之功推高祖之德彭越觀時殺同迹匿光人具爾瞻

辭蒯通所說以絕楚翼爾鷹揚陳涉初起或人問越曰豪傑相立叛秦公可效

高帝故言翼威凌楚域贊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官舊梁

兩鷹揚也耽耽其眇烈烈猛也耽名冠彊楚鋒猶駭電楚兵常勝功

布數以少覩幾蟬蛻悟主革面蟬蛻去其殼也悟覺也革

改也悟主悟漢主之當肇彼梟風翻為我扇項羽也梟惡

從也革面改而從漢也天命方輯王作東夏矯矯

鳥也我謂漢也言始為項羽用三雄至于垓下三雄韓信彭越英元凶既夷寵祿來假元

謂項羽夷平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于

也假至也

大位而能全福者非德不可謀之不善福變為禍矣天張
命以下數句合信越布而言因三人皆不克令終故也

耳之賢有聲梁魏張耳大梁人少時及士也罔極自詒怡

伊媿言士之結交當堅至于無窮豈可二三其德以相誅而自詒其媿此蓋謂陳餘也

仰察五緯耳曰漢王與我有故也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人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

耳乃走漢五緯五星也脫跡達難披榛來泊改策西秦報辱北冀

秦歸漢祖于秦中也報辱謂破趙斬陳餘于泚水上也趙

故曰北冀冀州分野悴葉更輝枯條以肄肄謂耳敗走已如悴葉枯

陽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漢立為韓王上以信壯更有光而復生也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

自微婉戀我皇入高帝時內婉戀相親貌我皇高帝也功踰德祚爾輝章踰越也踰過也祚福也言其所封

貪禍寧為亂亡匈奴中吳芮之王祚由梅銷功微勢

世載忠賢天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

功武關故德茂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銷與偕攻析酈上以銷有肅肅荆王董我王軍謂劉賈也我圖四方

殷薦其勲漢王迫項籍至固陵賈使人問招庸親作勞舊

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漬賈高帝從兄故曰親也祚勞

地在荆地漬水漬也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

慈引身伏劒永言固之謂王陵也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

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

王長者毋以母老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

淑人君子寔邦之基義形于色憤發于辭主亡與亡末命

是期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

之今王呂陵曰高皇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

氏非約也絳侯質木多畧寡言謂周勃也曾是忠勇惟帝攸歎

平聲高帝曰安雲驚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稀奄有燕韓

劉氏者必勃也雲馳景疾言其用兵之神速也陳豨反勃擊豨靈丘破之

斬豨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破綰軍上蘭定上谷右

北平遼西遼東寧亂以武甕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高后崩

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誅諸呂曰請得除宮乃與太實

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遂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

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勲耀上代身終下

藩言勃免相國出於下藩而薨也諸舞陽道迎延帝幽數

謂樊噲也噲在沛蕭何使迎高帝立為沛公幽數即則微也

宣力王室匪惟歆武總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主

項羽在鴻門亞夫謀乃持楯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以待大王大王聽小人之

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疑大王也故云誚項高帝嘗病

同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陛下

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

也故云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也兄謂

席主

因食其進也初陳勝起兵商以數振威龍脫攄武傭城六

千眾屬高帝畧地故云率徒從征

師寔因克荼禽黥用也荼滅荼也黥英布也猗歟汝陰綽

綽有裕謂夏侯嬰也猗美也綽戎軒肇跡荷策來附戎軒

也謂高帝初起時以嬰為太僕嘗奉車

故云肇跡荷策謂負轡策以奉事也馬煩轡殆不釋擁

樹皇儲時又平城有計惠魯元載之高帝急馬罷取兩兒

棄之嬰常以載擁樹樹謂抱小兒也平城之難冒頓

既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請徐行等皆持滿外鄉卒以

得脫有計之計賴陰銳敏屢為軍鋒謂先鋒也奮戈東

舊誤作謀改正

城禽項定功項籍敗垓下嬰追至東乘風藉響高步長江

收吳引淮光啓于東言嬰乘勢假藉武聲渡江破吳都定

陽陵之勲元帥是承承帥令以定齊地遂得封也信武薄

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欲也恢恢廣野誕節令

文選卷之六

圖進竭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

險三塗廣野君鄴食其也漢王數困榮陽成臯食其曰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榮陽據敖庾之粟塞成臯之險

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輜軒東踐漢風載但身死于

齊非說之幸燕趙已定唯齊未下帝使食其說齊齊王田廣為罷歷下兵韓信乃襲齊齊聞漢兵至以

載則也徂往也言漢之威風則往也雖身死于齊非游說

之我皇寔念言祚爾孤高祖念其功封子齊為高梁侯建信委輅胡被褐

獻寶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鄴鎬柔遠鎮邇

寔敬攸考婁敬脫帻見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

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于上上召見婁敬謂上曰陛下取

天下與周異而都維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

駕西都長安銓所以稱物也抑抑陸生知言之貫謂陸賈善威儀也往制勁越來訪皇漢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賈通也

南越王賈卒令陀附會平勃夷凶翦亂諸呂欲危劉氏陳稱臣奉漢約歸報

權太尉及誅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毛詩謂伊人於馬道氏賈有力焉

今伊人猶言此百王之極舊章靡存謂叔孫通也言漢承人也彥美也

舊章皆無存者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

漢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言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晞三

其制禮儀下敬而上尊也

代憲流後昆憲法也無知獻敏獨昭奇跡察倖蕭相既同

師錫謂魏無知也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倖也魏猶慶也錫舉也隨何辯達因資於

敵紆漢披楚唯生之績黥布本屬項羽漢之敵也而何說之背項歸漢是因資于敵也舒成

也披皤皤童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此謂新成也皤皤也

髮白也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旃南振楚威自擣大畧淵

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袁生說高帝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

王深壁令榮陽成臯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
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高帝從其計
出軍宛葉間羽及聞高帝在紀信誑項軻軒是乘攝齋
死果引兵南惟人猶此人也紀信誑項軻軒是乘攝齋
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項羽急攻榮陽漢計
無所出紀信曰事急
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車服王衣誑為漢王降
以此高帝得與數十騎出項羽遂燒殺信攝齋握衣也懲
恐也雖身隨煙滅而忠烈之名與風俱興矣周苛慷慨心若懷冰形可
以暴志不可凌高帝使苛守榮陽楚破榮陽欲
令將苛罵不降項王怒烹苛貞軌偕沒
亮跡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信周苛而言天命雖順
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
平國寵命有輝皇心有違謂高帝父母金為項羽軍所執
也侯公為高帝往說羽父母皆得歸漢號
侯公為平國君故云寵命伏軾謂乘車而往也皇媼上
皇也媼高帝母也此上三十一人煩卑此下總述其事震
風過物清濁效響言風過則物無清濁皆應聲
響亦如功臣各効其才也大人于興

利在攸往

利往即利見之意

弘海者川崇山惟壤

海所以大者眾川成之山所以

高者積土成之言帝王成功亦須眾賢也

韶護錯音衮龍比象

韶護樂名衮龍章服也錯音日

象謂集羣策羣力以成王業猶五音迭奏而成樂五色相輝而成象也

明明眾哲同濟天綱

明明眾哲同濟天綱

劍宣其利鑒獻其朗

鑒鏡也劍利喻武勇鏡朗喻智畧也

文武四充漢祚克

廣四充四方充滿也

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

○東方朔畫像贊

并序

夏侯湛

字孝若譙國人也才華富盛早有名譽為散騎常侍

大夫諱朔字曼倩

平原厭次人也

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愛類疑

地理也魏建安中

漢興帝改興平三年為建安元年今云魏疑誤

分厭次以為樂陵

郡故又為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

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樂也故薄游以取位

謂武帝奢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頡頏自矜

傲世不可以垂訓。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

詼諧以取容。詼諧也。諧和也。正諫若辟戟言董偃潔其

道而穢其跡。班固漢書贊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

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瞻多倜儻博

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眾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

覆逆之數。支離卜也。覆謂射覆逆謂經脉藥石之藝。射御

書計之術。計數也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

諷于口。過耳而聞于心。謂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

樂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踏籍貴勢也。嘲哂謂戲

弄也。踏籍出不休顯。不休顯不以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寒

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

方之外者已。方常也。言彼游談者又以先生嘘吸冲和。吐

故納新。養形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為星辰。世

謂樂陵也。湛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此

謂樂陵郡守僕自京都言歸定省。京都洛陽也。謂視先

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路寢

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弗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

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外濁內清也無滓伊何。高明

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儉罔憂。儉謂困跨

世凌時遠蹈獨游跨越也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

其道猶龍貌邈遠也猶龍用老子比之也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朝隱用如所

廷間栖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

企佇原隰企佇謂望立也高平日原下濕曰墟墓徒存精

靈永戢戰藏也民思其歸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最

廟也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東兩廂曰序周旋懷棟傾落

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言其豈是居弗形悠悠我

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鑒孔明彷彿風塵用

垂頌聲

○三國名臣序贊有序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

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

權字公衡諸葛曄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

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

袁宏字彥伯陳郡人爲東郡守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

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三五三皇五帝也歷世後代也揖讓之

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

經畧而股肱肆力元首君也經畧經營也股肱臣也肆陳也遭離不同跡有優

劣遭離遇也言揖讓干戈所遇亦不同而跡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

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體分君臣體統殊也冥固謂

聲所感動也訓革改易教令也故二八升而唐堯盛伊呂用而湯武寧舉

八元八愷用之堯時成湯得伊尹武王得呂望而社稷安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

而重耳霸

三賢管仲鮑叔牙也小白齊桓公名五臣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也重耳晉文公

名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

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眾執方者必以權謀自

顯上君也下臣也私路謂私行請託以求其榮圓天也謂君方地也謂臣於是君臣離而名

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遽窮以之卷舒擲下以之三黜

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

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樂則千

載無一驥言不遇明主則賢人亦無以自見也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

之得材於斯為貴龍顏漢高也控御也三傑子房蕭何韓信也高祖雖不以道

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漢蕭何故云蕭曹雖不以三代事

主百姓不失其業辭亂底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

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顯沛謂亂也君子當明

欲待其理必當立教垂制故尚語不尚默也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

難遭時不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

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

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不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

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三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

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

魏臣荀彧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向霸

朝豫議世事委實北面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言

舉賢良不自眩已之明鑒故久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

身明順識亦高矣或死欲匡漢董卓之亂神器遷逼帝位

此段叙魏荀彧

也時卓逼遷獻帝于長安

公達慨然志在致命

荀攸字公達

由斯而談故以

大存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

隸官也軍府曰幕

源流趣

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

明名教有寄乎

言攸志本在匡漢亦與或同或死而攸存所以殊者以或之死足明臣節既使名教

有托則攸同以無死也

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

荀或

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弊

弘道豈不遠哉

言二荀相與廣此二道豈不深遠哉道謂明臣義全生理也

崔生高朗

折而不撓

崔琰亦魏臣也

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

當陽魏后北面者哉

言琰有高明之志不可屈撓所以仕魏者以漢主在上魏武尚北面為臣

故也霸朝謂魏也

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

所不容

若乃設言也設使魏若代漢為帝則琰必不從之而魏武亦不能容琰也

夫江湖所以

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

言以仁義見禍也

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懷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

教束物者乎

玉摧謂秉義而亡也懷袂謂聞風而起也天懷發中良心感發也名教束物謂禮教範圍

此段叙蜀孔明

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

孔明當自比管樂

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

加茲

左傳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

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

也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

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

周瑜字公瑾孫策字伯符總角謂童子時也料度也

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

晚節謂壯年也曜奇謂用

之勢於赤壁之戰也惜其齡促志未可量

瑜早卒

子布佐策

此段叙吳張

致延譽之矣昭字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策亮以事授

謂權曰孝廉神情所涉豈徒蹇愕而已哉言所論然而杜

門不用登壇受譏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至遼東拜淵

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赤壁之役權

請會百官歸功周喻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

張公計今已乞食矣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

間俄有不同况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初昭之用也委

上三國諸臣事及其不用有此譏序一人之身好惡夫詩頌之作有自

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

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為世作範不可廢

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為之讚云序所列魏國人才皆取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平聲叶韻火德謂漢大洪飈扇海

溟揚波洪飈大風也二溟謂南虬虎雖驚風雲未和虬龍

未和者君臣潛魚擇淵高鳥候柯言臣之赫赫三雄並迴

乾軸赫赫盛貌三雄謂三國之競收杞梓爭采松竹鳳不

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杞梓松竹龍鳳英

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賸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

曜言文文明映心鑽之愈妙言其精滄海橫流玉石同碎

滄海橫流達人兼善廢已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紛亂

始救生人終明風采古代及董昭等謂曹操宜進爵國公

操本典義兵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軍至濡須或病

留壽春操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于是飲藥而卒風釁節

樂也以上公達潛朗思同著蔡蔡邕也著以上龜以策運

言荀彧也用無力動羣羣會爰初發跡邁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

歷辭諸臣叙

未相應合也未和者君臣潛魚擇淵高鳥候柯言臣之赫赫三雄並迴

乾軸赫赫盛貌三雄謂三國之競收杞梓爭采松竹鳳不

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杞梓松竹龍鳳英

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賸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

曜言文文明映心鑽之愈妙言其精滄海橫流玉石同碎

滄海橫流達人兼善廢已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紛亂

始救生人終明風采古代及董昭等謂曹操宜進爵國公

操本典義兵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軍至濡須或病

留壽春操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于是飲藥而卒風釁節

樂也以上公達潛朗思同著蔡蔡邕也著以上龜以策運

言荀彧也用無力動羣羣會爰初發跡邁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

泰荀攸與議郎何顗等謀殺董卓而覺卓收顗攸繫獄何顗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惛惛幕裏惛惛安靜

謂統攝眾事也遇也神情玄定玄遠而有定主也惛惛幕裏惛惛安靜

軍中也疊疊通韻跡不暫停雖懷尺璧顧晒連城也疊疊有為

下之疊疊通韻通和而不滯也懷璧而智能拯物愚足全

生探每稱公達外愚內智智可郎中溫雅器識純素貞而

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

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履虎神氣恬然呂布欲使漢作

脅之渙顏色不變笑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

彼固君子耶且不在彼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

意則辱在此不在彼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

止履虎尾危懼也言其雖遇危懼之時神氣恬然不易

行不修飾名跡無愆操不激切素風愈鮮以上言邈哉崔

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宇高疑魚力反天性踈通而明

其內也忠存軌跡義形風色思樹芳蘭謝安荆璞人思

上時不容哲左傳伯宗之妻曰盜憎主人民惡琅琅先生

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仗持運極道消碎此明月

揚訓發表褒述魏德琰取訓表草視之與訓書訓曰琰此

書傲世怨謗操怒遂賜琰死明月珠也以上言崔琰也

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形器不存不疑

心也海納如海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

操時禁酒而徐邈私飲至于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

曰中聖人達曰操其怒度遠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

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循慎偶醉言耳竟坐

得刑邈踐祚歷穎川典農中郎將軍馬幸許昌問邈曰頗

復中聖人否邈對曰昔子反斃于穀陽御叔罰于飲酒

皆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

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

志曰曹爽德懼若在已嘉謀肆庭讜言盈耳未知君德是輔臣之過
見諫微玄為王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言玉雖
太常中書令陳羣也八鴻臚旋徙以上言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
玄輔政諒大而不遠德雖微將軍以玄代身由直跡洿鳥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器量法度出于
之爭世下廷尉玄臨斬東無所假借也人之立身皆欲正直及至履跡濁世必從虛
市顏色不改舉動自若傷玄終始不變身臨誅戮辭色自若可見處死非難惟正
直之理存焉死則易矣以上言夏侯玄也萬物波蕩就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
靡寄任其累謂誰堪其敗言人共苦之也君親自然匪
由名效敬愛既同情禮兼到非由名教使然烈烈王生知
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魏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
騎常侍王素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
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沈業馳告經行帝不出遂殺
殺以上言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陸

虎門軍門也言其端身委質于虎門之下正直之言益顯
也高貴卿公之弒司馬昭會朝臣議泰垂涕入昭侍之曲
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昭乃曰
為吾更思其次泰言唯有進于此不知其次以上言陳泰
也自荀彧至此金魏臣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
榜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周易初九百六道
喪于戈迭用易傳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蓋一百六苟非苟非
命世孰掃雰雰音夢叶韻天氣下地不宗子思寧薄言解
控劉備漢中山靖王後故曰宗子解控釋褐中林變謂有急而控告于已而已能解之也時
棟釋去也褐庶人之服言去褐衣棄林野鬱然士元弘長
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
標之振起清風言天未有盛者統之為政乃振古風綢繆哲后

此金臣也言泰志在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
尊君使有等差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
虎門軍門也言其端身委質于虎門之下正直之言益顯
也高貴卿公之弒司馬昭會朝臣議泰垂涕入昭侍之曲
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昭乃曰
為吾更思其次泰言唯有進于此不知其次以上言陳泰
也自荀彧至此金魏臣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
榜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周易初九百六道
喪于戈迭用易傳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蓋一百六苟非苟非
命世孰掃雰雰音夢叶韻天氣下地不宗子思寧薄言解
控劉備漢中山靖王後故曰宗子解控釋褐中林變謂有急而控告于已而已能解之也時
棟釋去也褐庶人之服言去褐衣棄林野鬱然士元弘長
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
標之振起清風言天未有盛者統之為政乃振古風綢繆哲后

无妄惟時綱繆猶也也若后謂先主也无妄惟時言風

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畧既陳霸業已基劉璋既還成都先主嘗為璋北征漢

中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素無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

據守關頭聞數有賊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去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金使裝束外作歸形此

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

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故云

畧基霸以上公琰植根不忘中正豈曰模擬實在雅性亦言麗統也

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羈馬絡頭也勒控也言琰既受祿秩

以為驅策如良馬之有公衡冲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

難不惑中和也秉執也淵深也疇昔不造假謂伐吳軍敗也假進能徽音退不失德魏文帝謂權曰

謂伐吳軍敗也假進能徽音退不失德舍逆効順欲追

以歸命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權獨否以上言黃權也

此金蜀臣六合紛紜民心將變烏擇高梧臣須顧盼

也公瑾英達明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披草即披草

也桓桓魏武外託霸跡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先述魏武

赤壁功也衡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

霍吳二山名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人

猶此人言瑜也三光謂日月星參分者言子布擅名遭世

三國也隔謂各據一方以上言周瑜也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撫猶斂也言其如鳥斂翼于

鄉間避難江東遂投孫策也王

畧威夷吳魏同寶遂獻宏謨匡此霸道

畧道也威夷險阻也吳魏先同起兵以平天下故云同寶也贊

桓王之薨大道未純把臂託孤助也宏大也霸道謂吳也

惟賢與親孫權即位追諡孫策為長沙桓王言策薨時帝業未安而策把臂託昭以權為後也輟哭

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張昭謂權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

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

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

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昂昂出羣貌荷檐賤者之

事雲臺言功高也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

毅都笑也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無鵲鵲固慎名器建安

年權遣瑩通好于蜀瑩與弟亮俱公會相見伯言蹇蹇以

無私面云鵲鵲兄弟也以上言諸葛瑩也

道佐世出能勤功人能獻替出為將帥勤事而有功入則

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吳太子有不

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祿有差彼此

得所上下獲安書三四上太傅吳榮坐數與遜交書下獄

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

憤患卒以上言陸遜也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

質無塵玷檢整也言其志思美遠神理清立行以恒匡上

以漸以恒言有常也清不增潔濁不加染謂心清無所加

染其素以上仲躬貞亮性不和物亮明也不和好是不羣

言顧雍也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賢相性不

故曰好是不羣志多正直故曰折而不屈龍喉下有逆鱗

嬰之即死喻人主之怒也屢摧逆鱗謂犯顏直諫也歎過

孫陽言如良馬不見知也賈屈賈誼屈原誼誼衆賢千載

也以上言虞翻也自周瑜至此金吳臣誼誼衆賢千載

一遇此總述也說整轡高衢驤首天路驤舉仰挹玄流俯

弘時務玄天也玄名節殊途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

隆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尚想重暉載挹載味後生擊節懦

夫增氣殊途同趣跡異而理同也日月不墜與仁義之用

命○封禪文封泰山禪梁父築土為壇因高事天告王者

帝使帝使封禪文帝使封禪文帝使封禪文帝使封禪文帝使

事也昔史魚以尸諫而長卿乃以佞辭逢君怙

寵身後邵雍詩云猶喜曾無封禪書寓意深矣

大星集生平本

卷下

六

司馬相如

伊上古之初肇自顓臾之生民

伊發語詞也肇始也顓臾天也顓臾顯汗也穹形穹

邃也言始有天地以來也

歷選列辟以迄於秦

選數也辟君也迄至也

率邇者踵

武聽述者風聲

近者蹈其跡遠者聽其聲述遠也

紛輪威蕤

湮滅而不稱

者不可勝數

紛輪威蕤言衆多也其湮沒磨滅不可勝計

繼昭夏崇號

諡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昭明也夏大也自古之君有繼

明大道崇其號諡歷世可稱道

者七十二

君而已

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

疇誰也言爲君

之道無順美而不昌盛者無逆失而能長存者

軒轅之前遐哉邈乎

其詳不可得

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

五帝三皇之道六經典籍之所傳述

流風亦可見也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因斯以談君莫盛

也維語詞也

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

后稷唐臣周之始祖

公劉發

于西戎人咸歸之

文王改制爰周

隆大行

越成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

行道也

越於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易制度大通之道於是乎成故雖後嗣衰替猶經千載而無惡聲是善始而善終也

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

異端猶云他術也言周更無他術但創業

軌述夷易八定制垂裕後昆耳

故軌跡夷易易遵也

夷易平易也言周之湛

恩庇

江鴻

易豐也

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

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繼繼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

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

謂文武也元始也都

言漢德過周今也卒即卒業之卒尤異也言成王之業尤宣封禪蓋文武也考其所始小令終矣然無異跡可考于今也

躡梁父登泰山

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湧原泉

勿

旁

曼曼

四塞

武帝雄心好大故以此從

史之

雲布霧散

旁鬼布行也言德澤通達于四

上暢九垓下沛

八埏

暢達也垓重也沛流也言

懷生之類霑濡浸潤

類皆復

協氣橫流武節焱

標

逝

多也焱疾風也

邇陜游

原遐闊沫沫

沫浮也以恩德比之其水則

首惡鬱沒晦昧

昭晰

昭晰及淫滅也

昆蟲閭澤回首向內

閭澤猶云望

罔騶虞之珍羣

微麋鹿之怪獸

騶虞義獸有至

導一莖六

穗於庖犧雙觥共柢之獸

一莖六穗謂嘉禾犧牲也觥角

獲周餘放龜于岐

本以為牲言取嘉禾以充

招翠黃乘龍於沼

翠黃乘龍也

得之于岐山之旁龜能

鬼神接靈囿賓於閒館

求神

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

奇

物誦詭倣儻窮變

倣儻卓異也奇偉之物誦詭

欽哉符瑞

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

言武帝敬爾眾瑞至此尚

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

王取以祭也

以登介丘不亦惡

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

介大丘也言

瑞登泰山封禪不以懸乎小雅心懸口而進周也讓漢

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譴

音惠大司馬上

也樂善也言則未可封禪為進漢可封禪而不封為讓

休烈浹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

言盛德徧天

意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况榮

意想夫

以慶成

社福也慶善也

陛下謙讓而弗發挈三神之歡

意想夫

繼至不獨

意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

意想夫

初見而已

上帝垂恩儲祉將

意想夫

以慶成

陛下謙讓而弗發挈三神之歡

意想夫

繼至不獨

意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

意想夫

初見而已

上帝垂恩儲祉將

意想夫

以慶成

陛下謙讓而弗發挈三神之歡

意想夫

繼至不獨

意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

意想夫

初見而已

上帝垂恩儲祉將

意想夫

以慶成

陛下謙讓而弗發挈三神之歡

意想夫

繼至不獨

意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

意想夫

缺王道之儀父也此言不封禪為缺典羣臣思焉或曰且

天為質聞示珎符固不可辭曰闕珎符祥瑞也若然辭之

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泰山之上無所表記亦各金

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

哉言古之時猶今時也乃封禪而泰山梁父與有榮焉夫

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進越也賜以瑞應天子乃

功中嶽謂告也款誠也言帝王之德不廢則修聖地祇告

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章明也浸

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

下全之而後因維措紳先生之畧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

絕炎以展案錯事皇皇盛也卒終也貶損也維采也術畧

猶兼正列其義被失飾厥文作春秋

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據之無窮春秋者正天時別人事諸

流揚微波飛古英聲騰茂實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

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掌故謂掌

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迴慮

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詩歌

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天覆雲之由由廣博

也符瑞之富謂般般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之富饒也

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天子之德如天覆甘露時雨厥壤可

頌分爲四章
 游壤土也游作也謂風 茲液滲 澍何生不育
 澤二句自下貌雨露滋液潤澤 嘉穀六穗我穡曷蓄言我之稼穡既豐何
 天覆不于土何物之生者不養也
 萬故言大澤所不蓄積
 之博般般之也曷何也
 非唯偏我下人而已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
 治化分散萬物皆霑也
 君之來名山泰山也言此山神 君乎君乎侯不邁哉侯何
 君何不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謂騶虞
 似虎而斑文般般般般 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親其
 般雜色樂游也
 來且敬有似君子也蓋曾聞之今乃親見也 厥塗靡從天
 瑞之徵其道何由此 茲亦於舜虞氏以興百獸率舞則 濯
 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
 止帝元狩元年十月往五時祭祀有白麟見 三代之前
 于帝車之側此乃上帝享君福也徂往也

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時有黃龍見 采色炫
 炳輝煌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陽龍
 龍見乃覺悟下人知天子之德又於書傳所載黃龍
 上德也漢本火今黃龍見當改爲上故云受命所乘厥之
 有章不必諄諄天之符瑞章明不 依類託寓喻以封禪
 祥瑞之類託寓其意默然
 喻以封山之事巒山也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
 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披藝披覽藝文也上下即天
 天心允答其德此故曰於音鳥歎 典顧省闕遺此之謂
 其所以直于封禪美之辭 典顧省闕遺此之謂
 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格 典顧省闕遺此之謂
 也假大也興以慮衰以下言兢兢翼翼

劇秦美新并序揚雄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計其
 有天下之號曰新是時雄仕莽朝故著此文以悅
 莽通篇若參天二地上帝后土玄符黃瑞天剖地

合天祭地事呈穹下土天衢地釐何爰天地之類也辭得無游且屈乎不知其何以入選

揚雄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謂秦臣也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金。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執粹清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金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已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樂昭新德往時司馬喜頌莽也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胸古眩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顛胸謂有風疾也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為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

極思也。

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勢

臣雄稽首

曰。

權輿天地未祛。

睢睢盱盱。

言混沌之始天地未開萬物不定也

權輿始也。祛開也。睢盱不分貌。或玄而萌。或黃而牙。言天地方開故玄黃異色而生萌芽也玄黃剖判。上下相嘔。嘔與煦同天地既判故相與嘔養萬物也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聲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聲聞罕漫不

明之貌。

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義皇。

罔無也

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邇近也靡無也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子孔

不見用。

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

罔不云道德仁義禮

智。獨秦屈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邠岐雍皆地名因襄文宣靈之僭跡。襄文宣靈金秦主諡也立基孝公。茂惠文奮。

宣靈之僭跡。

襄文宣靈金秦主諡也

立基孝公。

茂惠文奮。

故修春秋。

言神明所祚。

兆民所託。

罔不云道德仁義禮

智。獨秦屈起。

西戎邠荒。

岐雍之疆。

因襄文宣靈之僭跡。

立基孝公。

茂惠文奮。

立基孝公。

茂惠文奮。

茂惠文奮。

立基孝公。

茂惠文奮。

立基孝公。

茂惠文奮。

立基孝公。

茂惠文奮。

立基孝公。

秦政暴虐
本不越二語

昭莊孝公惠文昭莊金秦主諡也茂盛也至政破從擅衡并

吞六國始皇帝盛從之從讀如字言其馳騫起翦恬賁初并天下之用兵

除也言除始皇帝盛從之從讀如字言其馳騫起翦恬賁初并天下之用兵

除也言除始皇帝盛從之從讀如字言其馳騫起翦恬賁初并天下之用兵

除也言除始皇帝盛從之從讀如字言其馳騫起翦恬賁初并天下之用兵

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也遜逃也禮官博士卷

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余獠猛而不臻鳳來儀

潛嘉醴醴泉也景曜景星也浸潤也大弗弗弗經實巨狄鬼

信之妖發時有大人身長五丈謂之巨狄鬼信謂告祖龍

也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天地神祇以

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貞正也言既

而能全言古帝王之興有憑依瑞應而尚缺焉壞徹

者稱堯舜威侮者昭桀紂也况盡汎掃前聖數千載

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已之私以爲酷暴安能

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帝天下

槌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綱秦苛法久矣與父老約法

三章悉除秦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言始開

法蠲除也學校定刑法也歷紀謂歷代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

之紀及圖書經典稍益焉雖知其違古猶是以帝典缺而不補王綱弛而

未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言天道既極曆數又殫逮至大

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帝迴還而資之后土顧眷而

之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地符契祥瑞皆見天渾必淳勃

勿滴音畢皆川流海渟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

陳天庭八圻猶八埏以上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

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言威聲如雷光景若日於是不

奉若天命窮龍極崇謂居尊也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

億兆規萬世王也創億兆大也規萬世久也奇偉倜儻譎

詭天祭地事謂禮謂典與也譎詭謂變化之速言其異物

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將軍五威

功符命四十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室其疇離之言

衆瑞上于天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表儀若夫

白鳩丹鳥素魚斷虵方斯燕矣有白魚之祥高祖有斬白

虵之應比之于受命甚易格來甚勤言莽德盛故受天命

此不能及也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

亡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踵繼也旁作穆穆明旦

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言新室所以勤懇者夫不

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不當者不能當先

覺德也是以發秘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

禮和也

樂之場。徹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言以文雅為園囿。以禮樂為場圃。亂

繼也。紹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煥炳照

耀。靡不宣臻。律六律也。量斗斛也。金科玉條。謂法令也。言金玉佐辭也。著曰卦龜曰兆。神靈尊之也。古文畢發。謂法也。言

文先王之典籍也。式軫軒旂。旗以示之。式。用也。軫。如也。今窓

宣編也。臻至也。揚和鸞肆夏以節之。鸞和。皆金鈴也。揚。動也。和。鸞

之等級。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

族淑賢以穆之。穆。和也。穆和。夫改定神祇。上儀也。祇。改定祭神

百祀咸秩也。謂敬修百祀。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

孝也。天子七廟。於黃帝虞舜二廟。是為九廟。長壽。極

業也。經有五而久立。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

尚書列爵。惟經井田。免人役。莽令更名天下奴婢。方市

方比也。甫刑尚書篇。匡馬法。匡。正也。司馬法。恢崇祇庸。樂

德懿和之風。恢。大也。祇。敬也。庸。用也。廣彼摛紳。講習言諫。策

誦之塗。摛。紳。儒生也。言廣用儒生講習。振鷺之聲。充庭鴻

鸞之黨漸階。毛詩振鷺。易鴻漸。皆喻賢人。俾前聖之緒。布

濩流行而不韞積。緒。業也。布。濩。分散貌。郁郁乎煥哉。天人

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尚書羣公

又亦推先正夷儀。言有常儀也。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

之裔。莽以少典黃帝虞舜為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

張炳炳麟麟。字。豈不懿哉。明也。厥被風濡化者。京師

沈潛。甸內市治。侯甸屬揭。聖。要荒濯沐而術前典。巡四民

迄四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甸內近都。者市治被

霑潤也。侯衛諸侯也。要荒遠服也。厲深也。揭淺也。皆霑也。濯沐微霑也。近者深遠者淺也。術法也。四民士農工商也。迄至也。言法前代帝王之典禮巡省四方至于四嶽。蓋受申宗祀之儀也。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之常業也。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言高祖受命而不暇

有事乎。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言莽既受命故岳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來祭也。堂堂盛也。丁當也。海

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企舉也。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向謂順服也。喁

喜悅貌。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帝謂莽也。已止也。言天下封禪可。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奮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摘

之罔極。奮起也。襲藏也。一合也。言宜命賢智作帝典。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令萬世之後常荷高大之德。臭馨香。舍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鏡鑒也。則百工伊

凝庶績咸喜。荷天衢。提地釐。天下之士皆欣荷。天下之亭

也。地為臣道提。統也。釐理也。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試試為之也。○典引。并序典者常法也。引者伸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引而伸之。故曰典引。

班固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矩展郤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宜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太史司馬遷也。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史記始皇贊中。全述賈誼語。而班固則以誼所言者為非。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邪。臣具對。素聞知狀。本所聞知。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及微

文刺譏貶損富貴非誼士也陷刑論遷坐官刑也司馬相

如洿行無節謂私卓氏女也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周備也至於

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

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固言相如之封禪文為忠而賢于遷大是偏頗臣固常伏

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

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因史見意謂修春秋示褒貶也臣固被學最舊

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舊言久也浸漸也畢

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

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珎不

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

論之之風
俗人才政事
一一如指掌
不亦史秦楚
之際月表來

值魏太祖創基之初典謂乘輿也三世謂武帝時為文學家

軫驅馳三世帝時為丞相長史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

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

人善采拔言宣帝稟性深險如城府之固故賢愚咸懷小

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

善其事鄧艾字士林義陽人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

裴潛以州泰為從事司馬懿時鎮宛潛數遣詣懿泰由此

遂為上所知歷充豫州刺史艾善武而泰善文所以言能

委任之各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

陵達在新城故云西淵在遼東故云東曹爽俱神畧獨斷

征伐四克神畧言智如神也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屢拒諸

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輔車之勢謂軍旅

屢動邊鄙。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

祖繼業。如立也。繼業謂相繼已成之業也。玄豐亂

內。欽誕寇外。亂內。楊州刺史文欽。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起

兵在外故。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幾微也。兆見也。淮浦再擾。而許

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列。言皆黜異圖之人。以明前業

也。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鍾會鄧艾為將。征蜀庸蜀地名。三關電掃。劉

禪入臣。蜀有陽平關。江關。白水關。為三關。電掃言疾也。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

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天子命太祖為晉公。加九錫。禮又進公爵為王。名器崇

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世祖武帝也。享當也。皇極

天子位也。正位居體。重言慎法。正位居體。取中順之意。重言。即易重巽申命之意。仁以

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

武。如北辰居其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天命既至。則候時

所而眾星拱之。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而動其出也。如龍

躍而見。遂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拊翼未舉。欲飛也。海內雲蒸

雷動。電燦。音標。燦。飛也。胡縊莽分。尚不泣其誅。分。身首也。高

至胡亥王莽皆先已誅不待二祖至而後治其罪也。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

度宗。度。居也。宗。尊也。言二祖既除亂諸侯。推而尊有于德

不台淵穆之讓。淵穆深美之詞。尚書舜讓于德。不嗣古文

有德自謙不能嗣占。靡號師矢敦奮。擣之容。矢陳也。敦

取天下無名號師眾陳兵誥誓。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

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火漢德也。火曰炎上。

誥誓所不及已。誥誓謂尚書也。言漢帝之鋪觀二代洪纖

文選集註

卷十一

漢高不事詩
書安得云孔
子之弘陳此
固特回顯前
言也

之度其贖可探也。鋪布也言布觀殷周二代大小之度亦有可以探其贖者洪大也纖細也贖多也金開迹於一簣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

也。湯文肇基于小邦如起一簣之土本同列國為諸侯奕世勤勞以撫下人乃為方伯始統率列國也侯甸諸侯之國也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乘因

因其命賜以彤弓黃鉞乃始征伐也韋顧夏諸侯黎崇殷諸侯也成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書曰至于參伍華夏京遷鎬亳。參伍酌量也言

西伯既戡黎中定為京都乃始遷於鎬亳遂自北向虎螭其師革滅大邑。湯武自北

虎螭之兵攻滅桀紂以升天子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位也革改也天邑天子之邑也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湯以臣伐君故古今義士雖以

樂也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焉于始伐也豈亦猶於穆猗邠翕純嘏釋樂於宗廟之中也於穆

猗邠皆美也翕純嘏釋孔子論樂之辭也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周易先王

帝以配祖考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焉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易奕光曜流行貌言二代誕畧有常審言行於

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行于篇籍能光明而不渝變耳無殊績知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

甄殷陶周流乃孕育舜禹而成範殷周也若禹若臣契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緝熙也高祖光武為二祖

顯宗神靈日照光被六幽六幽謂天地四仁風翔乎海表

威靈行乎鬼區鬼區也慝亡回而不泯微胡瑱而不顧

慝惡也回邪也瑱細也顧養也言邪惡者無不絕而殺之微細者無不安而養之也故夫顯定三才

昭登之績匪堯不興昭明也登成也言定三才鋪聞遺策

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言漢旁求博采故有策遺于至

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謂使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其

外運渾元內霑毫芒渾元造化之氣毫芒物性類循理品

物咸亨其已久矣性生也言物得所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

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亢言漢之德能臣古之列辟

照于宇宙自古乃始虔敬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

論制作虞敬也鞏固也言漢有此威德乃猶敬謹勞謙戒

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渙揚宇內而禮官儒林純用

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黜色易服色也賓監謂光武封股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

休公以賓禮之惟此宣揚于天下也監即周監于二代之

監言禮官既不能傳述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曰

帝道幾于慎而無理也三公岳牧之官皆欲進言于帝

也三事三公也寮官也僉皆也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

俯蹈宗軌世宗武帝封躬奉天經孝者天之經言天惇睦

辨古平章之化洽尚書序叙九族九巡靖黎蒸懷保鰥寡

之惠浹巡靖巡狩燔瘞懸沈肅祇羣神之禮備祭天曰燔

瘞埋祭山曰皮懸祭川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祭地曰燔

口浮沈肅祇皆敬也肉角馴毛宗於外圃麒麟肉角

感天子之德乃與常鳥之升黃輝采鱗

於沼謂黃龍也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三足而鳥

也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

坳牧圖謀皆圖書之類言祥瑞朝夕見日月邦畿卓犖乎

方州洋溢乎要荒日月之下邦畿之內奇異卓犖之瑞生

昔姬有素雉朱鳥玄柜黃蓼年之事耳武王伐殷越裳獻

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

之福昭明敬畏修政安兆民以成多福亦以寵靈文武貽

燕後昆覆以懿鑠左傳遷啟疆曰辱見寡豈其為身而有

顯專辭也成王所以封禪者豈為其身而為若然受之亦

宜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勤思陳力以充封禪之道也啓

恭館之金膝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啓開也恭館置金

傳命之書藏之于匱絨之以金東序東廂也秘寶則天球

河圖也此二物皆可以占驗受命之事故開而進之以流

傳其夫圖書亮章天哲也亮信也章明也言河圖洛書至

孔繇先命聖乎也繇通也孔子之道先此而命體行德本

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丁當也景明也言逢其吉瑞順

命以創制順天命以因定以和神治定答三靈之蕃祉展

放唐之明文三靈天地人展廣也放唐謂堯也茲事體大

而允寤寐次於聖心此事體大而信瞻前顧後豈菽清

廟憚勅天命乎言天子可以瞻前顧後封禪之事皆以光

祖廟也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伊惟

者七十一君今漢有二是七十四人也有不俾而遐素

罔光度而遺章言前封禪之君尚假竹素以考其跡亦今

其如台而獨闕也台我也如我安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

神苞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言天子以封禪與之斟

文選卷之四

酌道德之淵源。有殷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斟酌也。有殷食也。言與羣儒故老求道德之深源。尋仁義之林藪。以望符瑞之至。亦如飲食以求其醉飽也。肴肉也。殷果也。

臻至。既感羣后之讜辭。又悉五繇之碩慮矣。五繇十辭也。碩大也。

言感百官之正辭。知其可矣。又盡卜者之大慮。以知古祥。將絳萬嗣。揚洪輝。奮景炎。使也。與評通炎盛也。言將使萬世揚大光。振明盛也。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不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

唐哉。律法也。亘終也。皇漢也。言誰能竟此道。惟唐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

論贊。○公孫弘傳贊。凡史傳之末作一贊以論傳內人之善惡。亦論之意也。

班固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易漸卦爻辭。皆

公孫弘至金。戶。鹽。諸人金。能為漢實四。奏亡制度故。一一備述之。史記燕雀焉。知鴻漸之志哉。

能致此位乎。公孫弘少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六十對策。拜博士。卜式以田畜為事。牧豕十餘年後。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

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

枚生。見主父而歎息。武帝聞枚乘名。迺以安車蒲輪徵之。主父偃臨淄人。武帝時上書闕下。朝

奏暮召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羣士慕響。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

弘羊擢於賈。豎桑弘羊洛陽賈。衛青奮於奴僕。日。密。碑

氏出於降虜。衛青父鄭李。與衛緄通生。青其家皆奴畜之。故云奴僕。金曰。碑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

後悔。是邪王殺之。將其眾降。曰。碑以斯亦曩時版築飯牛

之朋已。版。高宗夢傳說得諸傅。嚴版築之間。第戚。飯。漢之

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

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韓安國所推士皆廉

賢于已者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定令則

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之唯恐其後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滑稽轉展

隨俗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漢造漢太初歷方士

唐都與焉益部耆舊傳曰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武帝時友人同縣雒陽閎待詔太史更作太

初歷拜侍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善新

聲為協律都尉桑弘羊以心計為侍中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

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師漢書作率武帝病篤霍光曰如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

行周公之事光讓日磾日磾亦讓光金受遺詔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

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

茂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茂異謂茂才異等而蕭望之梁上賀夏侯勝韋玄

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蕭望之修齊詩事同縣后倉

上善之以賀為郎至少府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

長信少府韋賢修詩傳子玄成至丞相嚴彭祖字次公

顏安樂俱事睦王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為劉向王褒以

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平定國杜延年

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

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

其次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革改也言改魏命而歸于晉也

于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代謝興

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陸以前為

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莊子曰獨不如至德之時乎昔者柏皇氏栗陸氏若此之

時則至治也。有不自有其功也。求不求其報。鴻黃世及。以也。象法也。言如此之君。但執淳素之大法耳。

一民也。黃帝紹帝鴻氏。故云鴻黃世及。謂堯舜內禪。體文

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湯武革

喜曰周易曰
隨元亨隨時
之義大矣哉

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

隨時之義大矣哉。言各逐運數。而天下之人。古者敬其事。

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尚書月正元日。舜格於

志咸熙二年十二月。豈人事乎。其天意乎。言終始不同。禪位故云。今用其終。惟人事耶。乃天

耳。

○晉紀總論。自宣帝至愍帝。合其善惡而論之也。

于寶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謂魏武帝

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因烟烟。烟和貌。有沈而有浮。

而清。與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同。沈浮交錯。庶類混

成。地體沈而氣升。天道浮而氣降。肇命民主。五德初起。民

者天子也。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已。平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于木。終于水。終而復始。同于草昧玄

混之中。易曰。天造草昧。混漚溷濁。踰繩越契。寂寥而亡。無詔者。系不得

而綴也。言結繩書契已。其其道寂寞無聲。莫厥有氏號。紹

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魯乎。其書猶得

而修也。其有名氏號。今之君繼天開治者。莫不始于太昊

也。繹治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

賈遠也。

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言上

考天道下承者莫明著于典謨以爲百王之首者莫崇于堯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

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廼歸功元首

將授漢劉天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行歷虞夏

爲堯後元首謂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

闇而恒文垂舜倫敦而舊章缺三季謂夏殷周之末言使

龍悔窮之災日月昭昧星辰乖錯常理敗壞古書虧缺聖教喪失而漢能修之也故先命玄聖使

綴學立制于也玄聖孔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詰言大舉

助祖宗贊揚前古以距聖哲之跡備哉粲爛真神明之式也雖皇極

密勿之輔比茲福矣茲孔子也密勿僥倖也編小也言古

同與夔及阿衡周公之輔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言高

勸矣周易說之大民勸矣哉言新政聿修祖宗之志思輯

戰國之苦言武帝修先祖欲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

羊祜之策以善從爲衆腹心謂近臣也異議謂張華王渚

羊祜來上疏以國家之強盛臨吳之危弊不踰時故至於

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咸寧武帝年號排擯

議杖倚也倚王汎舟三峽介馬桂陽三峽山名役不二時

江湘來同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

渚鼓譟入于石頭吳王孫皓面縛輿櫬降于夷吳蜀之壘

渚不二年謂不及二季也來同謂金歸晉也夷吳蜀之壘

垣道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夷平也

壘也吳蜀俱帶江山故云險塞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太康武帝

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餘糧棲畝謂禾

鳥之棲宿也舍宿也行旅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
草宿間門不開言無盜賊於道路資給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

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王既崩山

陵未乾楊駿被誅山陵未乾言時近也駿為太傳作亂被誅后謂惠帝母也

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孟觀知中

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璠

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雲

構毛詩宗子維城維連也言宗子連城封之以助王室也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

歲備年有之也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

日有師尹大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謫唐

永康二年禪位于趙王倫倫以兵守衛上號曰太上帝

主庸曰永安宮中書令繆播公太史家星變事當有天子

子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跡言朝臣小人

之賢夕則屠戮為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

薄千紀之士後姦智以投之如夜蠱之赴火後漢書

成敗帝聞之謂鄧禹曰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左氏傳

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統于國之紀于紀開犯綱紀

也言輕薄小人後姦智之習與時政相戾內外混淆庶官

失才名實及錯天綱解紐為惡者反獲善名國政迭移於

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

固漢書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李辰石水傾之於

荆揚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也

石水客揚州楊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劉淵以離石之卒

州刺史蘇峻王彌起兵東莞復攻青州撓亂也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

帝失尊山陵無所

河洛之都皆為劉曜所破化成丘墟我謂劉曜胡也二帝謂懷帝為劉曜所虜愍帝為平陽死於虜廷故云山陵無所

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

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

彼劉淵者雖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離石都尉官也散吏謂無所主

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

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

也脫未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未農器也裂裳裂衣裳也自下逆

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

都如拾遺芥非鄰國謂不如吳蜀也二都洛陽長安也拾遺草與驅羊言易也將相侯王

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

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

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甞靜也周禮以水為尚

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

擾擾安也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自其功

禦其六災而不尸其利尸主也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

謂浚已以生也左傳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毋寧使人謂于子實生我而謂于浚我以生乎

浚取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

趣淵澤也毛詩鬱彼北林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

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

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眾知向方

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

忠

與衰之迹而
宜之所由衰
尚未闡新故若火之燎于
復以古先哲
王起其端而
又備發其衰
亂之故

俱化左傳語

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習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言人各守節義安可呼之以犯綱紀而為亂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理節謂政教有條理節度也膠結也言君布仁惠之基深則人心固結而不可遷移也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言昔之有天下者中間豈無邪僻之主戰而不亡者有此以維持之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長短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諸大夫王季文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以先亡乎為之歌齊曰表苦周之王所以致王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故云知存亡長短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上穀以養人文武承至仁之後故其詩曰思文

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毛詩周頌文王又曰實賴實粟即有邵家室。毛詩大雅文王頌也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邠之邠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糒糧于橐于橐。毛詩大雅文王頌也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莊子曰大王實父居邠狄人攻之也子皆免居矣因杖策而去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濟至于岐下。毛詩大雅文王頌也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周人謂邠人也居之一年成邑二

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太王止于岐下每勞來而安集之

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彊乃理乃宣乃敝毛詩

文也時耕曰宣以至於王季能貺其德音猶猶也故其詩曰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毛詩大雅文載始也至于文王備修

舊德而維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

帝聿懷多福毛詩大雅文小心翼翼恭順之貌昭明也由

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

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黃耆黃髮

教見禮記婦人教以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

化天下以婦道師傳女師傳母也辭濯洗故其詩曰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詩大雅是以漢廣之女守潔

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毛詩漢有游女不謂人無

犯者亦由貞潔使然毛詩肅肅兕置施于中林故曰文武

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內

諸侯外謂夷狄天保采薇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

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

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

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

衣食之事也毛詩大雅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

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基本

王成王康王安也自后故其

升上十五也十六世故其

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
經緯猶織以理謂以節度理人也恤憂也隱微也纏綿遠也言周家本根之遠也爰及上代雖
 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
 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烈盛也百王謂
先代之帝王捷急也三代夏商周也周之得天下無所為而為之今言有為而為之與周異也事在下文宣景
 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大王
 之仁也多難謂四方未寧也桀傲也言務在用兵伐其受
 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毫齊王芳也
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二年復歸于亳言在當時齊王不明不得如太甲反位也高貴冲人不得復
 子明辟高貴冲人幼小之稱昔周公攝政成王政後復于明辟而高貴不得如之祖逼
 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二祖謂景文也是其創基立

本異於先代者也以上言建國本者薄與周異也又加之以言其

士鄉乏不二之老言臣民皆不古若也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

莊老為宗而黜六經黜退也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檢名

聲名行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時以放情濁行者為通而以節信者為狹

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

而笑勤恪望空謂負虛名也勤恪謂務實政也是以目三公以蕭機之稱標

上議以虛談之名蕭機蕭然忘機也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

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劉頌武帝臣嘗訪治道悉心陳奏傳咸為左水糾尚書郭諮州妹楚大疾病

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其嚙黜以為灰塵而相詬

病矣尚書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詬詬詈疾之也

蕭機舊本作
蕭机言時名
三公皆蕭
然自放机爾
無為名稱此
為蕭機未

為編
檢也

狹

辭

由是毀譽馳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
 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言毀譽善惡皆不知其實官人者惟私其所好而入官者亦便其身圖而
 已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秉鈞軸言執權平國
 餘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
 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極其尊言秉鈞當軸也錄其要指兼官之事而言也勢家
 資次而超進之子率多不拘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風塵喻穢俗也列官千百
 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劉寔字子真平原人疾時貪競著崇讓論
 子稚制九班而不得用劉頌字子稚轉吏部尚書作九班之制以別尊卑為裴頠所駁事不
 行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傅咸字長虞為司徒校其婦女
 莊櫛織紉皆取成於婢僕櫛梳也織紉理繒帛也言皆委婢僕為之未嘗知女
 工絲枲枲麻也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禮記女子十年不出執

周易在中饋無攸遂毛詩乃生女子無非無儀酒食是議言食祿之家婦人皆不知此事先時而婚任
 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子舅姑
 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
 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
 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
 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鑿契國之
 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左傳仲孫閱齊侯曰臣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伐葉
 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阮籍放蕩不依禮法察庾
 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賈充饗眾官庾純後至充
 市魁故以戲市魁故以戲渾與王濟爭渾與王濟爭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
 將帥之不功更相表奏

阮籍之行以從
 下謂前以莊
 老為宗數句
 者所以釀成
 懷慙之亂

郭欽上書曰戎狄疆廣歷古為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
盟津當及平 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
定復上郡置馮翊平陽為便帝弗聽 覽傳玄劉毅之言而
得百官之邪 傳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于朝
矣晉主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
及古賢猶克已為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毅對曰桓靈賣
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 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觀
私門以此言之殆不若也
寵賂之彰 核考也傳咸上書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魯褒
作錢神論左傳藏哀伯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
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 賢非愚守
文守 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 左傳平王
常也 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
其禮先亡矣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為之歌陳曰國無主
其能 范變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 左傳范曄反自
久平 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
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 漢書賈誼上疏曰

哭流 又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民哉 惠帝 故賈
涕 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
人之惡乎 賈后惠帝后也六宮中宮也言六者 懷
取象坤數也韓午壽妻賈后妹也 得位羈於彊臣 承
承亂謂繼惠帝之亂也羈 愍帝奔播之後
徒廁其虛名 洛陽傾覆秦王業避難於許豫州刺史閻鼎
立以為主後遷于長安此徒廁天子之名而 實也 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
無其 帝初載嘉禾生於南昌 昌九月懷帝生載猶年也 望氣者
昌九月懷帝生載猶年也 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
淮南之壯 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
章主登天位 愍懷太子名遹賈后矯詔使小黃門孫憲害
方遣田徽 長沙王名又河間王顒誅之成都王名穎張
言此數王俱見誅愍懷帝始自諸王為天子 劉向之讖云

滅亡之後有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
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
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瑯琊王獻
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
皇極不建禍辱及身徵祥謂鐵與嘉禾也禍辱及身謂被劉聰所虜豈上帝臨我
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毛詩上帝臨我無貳爾心言法
帝貳其淳耀之烈未渝故帝也宗元皇帝存大
心也
明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有淳耀之德故其子孫昌胤烈業
也渝變也晉承黎之後故云然言天下業未變故大命用
集于東
晉也

文選纂註評林卷十

終

